

說小擊技篇長

# 荒山俠踪

集六第

著因證鄭



版出店書華正海上

鄭證因著

荒山俠踪  
第四集

正華書店印行

上海圖書館藏書

AS41 212 0035 4723B



# 荒山俠蹤

## 第六集

第一章 凄風撼野草 老拳師微露圭稜……………一

第二章 望月感哨羣雄 踐約奔虎陀峯……………一九

第三章 莽僧庇徒逞兇 變俠顯身手……………三七

第四章 虎陀峯草上飛行 鐵掌懲兇僧……………五七

長篇技  
擊小說

# 荒山俠蹤

第六集

鄭證因著

## 第一章 凄風撼野草老拳師微露圭稜

小閩王楊二虎奉草上飛行韓如冰之命，晝夜趕奔虎陀峯，窺察如癡禪師在虎陀峯上是否暗佈機關埋伏，以便在較量時有個準備。當時楊二虎奔到虎陀峯麓下，爲要掩蔽形狀，打算把火龍駒先行藏好，自己便可暗入麓內偵察。他當就找到一處蒿草長過人頂的草原，便把牲口牽入草叢之內，牽到草叢深處，竟又發現一個絕祕妙境；原來裏面有幾座巨大怪石，形如圍屏似的橫障在東一南西三面，北面更又長着蓬蒿亂草，遮掩住這石窩門面。

章

楊二虎驟獲這種天然生成的祕境，心內十分欣喜，忙將火龍駒牽進石窩裏面，鬆了嚼環和肚

帶，將絲繩搭在石上，任牠自由自在的嚼地上青草，自己遂又擦抹腰身，緊扭裏腿，壓上單刀和暗器囊袋，留神遍觀四外景色，將這祕境牢牢記住胸頭，然後纔出亂草叢莽，直望虎陀峯峯麓奔去。瞬間，已奔到峯脚下，正想往上飛躡，猛想起這種要隘地點，難免沒有小白山弟兄放哨着，現在彼此已分道揚鏢，雙方已處於敵對地位，自己假若不慎重些，顯露出形狀來，就許暗中給俺一個暗青子，這倒不能絲毫疏忽。楊二虎顧慮到這裏，那敢再由正路上闖，只揀崎嶇小徑山上

撲，有時天空掠過一隻雁影，或小樹被風吹動，他便疑是小白山的弟兄，在這放卡防守着，最後蹣跚到如癡禪師約定地方；形勢陡險的金剛巖下面，突見在十四五丈之外，隱隱發現一點火光，在那羣巖中閃爍飄動。

小閻王楊二虎不由驚疑，想到在這秋季裏，流螢到處都有，像這樣浮動着的紅光，未必就是放哨人的燈火吧！但他這種思念還沒平息，就聞得有人輕微說道：「李老九，這都是當家的那位師父，出的這種臭主意，要在虎陀峯上比劃什麼內功，他只嘴和舌子動了一動，咱們弟兄就吃了獨大苦頭，幸虧今年天氣尚好，沒有怎樣大風大雨，要是和往年八月一樣，深更半夜站在這高山上，還不凍得哆哩哆嚕？老九！他們師徒二人，昨日費了整天工夫，在此處幾座巖崖怪石下面，不知埋伏一些什麼？聽說那如癡禪師會對弟兄們揚言，要把關內馳名的三個老兒，和二個鏢師，以及白狼堡楊家兩哥兒們，完全挫折在這金剛崖下面，並要使俺們飄把子接收白狼堡，統率楊龍雲手下那般弟兄，從此稱雄關道，殺關內外的綠林道匪，黑心姜德寶不是隨便可招惹的！」楊二虎聽了這一段話，但是佩服雲飛老練達，居然測出如癡和尚別有譎謀，同時深恨黑心姜德寶手段毒辣，要將自己弟兄一網打在裏面，楊二虎正在思索之間，突又聽見另一個匪徒道：「老九哥，你是當家的心腹人，平日不離飄把子身前左右，他們在這幾堆亂石窠裏，究竟裝下一些什麼埋伏，更怎能將那三個老兒制服下去，俺小黑子生成是個傻人，和石老么一樣破不開這

個悶，老哥哥，你是見多識廣，昨日又親看着他師徒撥弄，你若肯將這個悶解說給我們聽聽，增加我們一點兒聞知識，俺同石老么再買兩斤燒酒，一斤牛肉，再請你足足大喝一頓。」

楊二虎聽這小黑子所說，心內不由大喜，急忙將身往下一伏，藏在一座石面，希圖從那李老九的口裏，聽到一些祕密埋伏，明日即可以彼之矛，攻彼之盾，將如癡和尚所設陣式破之粉碎，詎料那李老九是老江湖，性情且極狡猾機警，他不但拒絕漏出崖下祕藏，且向兩個匪徒牢牢叮囑道：「你們二人間的這些言語，幸虧此地沒有外人，不怕走了嘴去，倒是毫無半點關係，要是人多口雜，傳到飄把子耳朵孔中，或被老佛爺如癡禪師知道，他們不用再說別的，僅將洩漏機祕四字加在頭上，不死也得割下半截舌子，再說：牆有縫，壁有隙，在這四通八達的山野裏面，萬一有白狼堡中人，潛行到這虎陀峯上來哨探，我們一個嘴不防閉，教對方把機祕竊聽了去，那不更是大糟而特糟嗎？」小閻王見他說到這裏，突然用手望南一指道：「弟兄們，快拉傢伙，那崖邊不是伏着一條人影，竊聽咱們說話兒呢？」楊二虎陡然一驚，只道自身沒有隱藏嚴密，被那個李老九發覺，正想撒身閃避一瞬，順着他手指地方瞧去，原來是一株古老蒼松，被月光倒映在矗立崖上，經過夜風微微吹撼，上下左右搖幌幾下，恰似人在那裏潛伏蠕動，楊二虎瞧見此種景象，暗中不覺冷笑言道：「太爺藏在這座崖下，你爲什麼沒瞧出來，却望着樹葉影子見神見鬼，小閻王暗言方學，即聞那石老么含笑說道：「那崖上是楓樹弄影，並沒人敢藏在下面，九哥，你今夜

想是喝多一點，眼神有些發暈，錯把魚目當做珍珠看了。」李老九被他這樣一挪揄，臉上好像有點掛不住了，便氣呼呼的說道：「什麼珍珠魚目，咱這老桿怎比得上你！你石老么是省城中的生人，自然經過不少世面，拔根寒毛比俺腰挺子還粗，不過飄把子今夜瞎了眼睛，叫俺老桿統率一殺弟兄，保護金剛崖上所有祕密，俺因負了此種責任，就不敢半絲半厘含忽，遇見形跡可疑之事，就當派人去偵察，至於什麼魚目狗目，真珠假珠我却一概不管了。」楊二虎見他着惱成怒，向石老么申斥這麼一頓，便知自己所要聽的祕密，現在已成絕望，就是伏到明早天亮，也莫想得到一絲消息，他當直起身來，打算向旁處騷探一下，忽聞李老九又厲聲喝道：「兄弟們，今夜這裏有點毛病，俺非得各處踏勘一遍不可。」小閻王聽他如此的說，只道又是岔了眼神，成心拿這話來唬嚇，詎料自己的腳還沒移動，那亮閃閃的孔明燈光，却向個人劈頭掃來，楊二虎知道藏身所在，已被人窺破，急用一個「怒蛇出洞」姿式，將身往下一伏，待那燈光掃向別處，還沒移動回來，便飛身往山下一躡，早已離開那座懸崖，躍出一丈二三尺了。

李老九一班守護匪人，瞧見奸細業已露形，當時那敢怠慢，口內喊出掃射兩個字時，不但那孔明燈疾如電掣，追蹤小閻王如飛掃到，那團團的抽冷子鴛箭，更望他頂上背脊流螢般射來。楊二虎見小白山這些防守匪徒，不但眼力十分敏銳，行動且更異常敏捷，自己雖然身懷絕技，不懼他們，但想個人這次來到虎陀峯上，原為探訪一切祕密，以便較量時能作準備，假若將真面目顯

露出來，第一給姜得寶師傅知道，兩山的仇從此愈結愈深，第二如癡和尚誠恐金剛崖下埋伏，被俺探得水落石出，重行加以一番改造，那不比目前還要險隘毒辣？第三自己技藝縱然不弱，能夠將這幾個匪寇一掃精光，但依此刻情形看來，小曰山派出來的匪人，絕對不止這麼一組，必定尚有騎步巡邏隊伍，萬一和他們對拚起來，咕隆鳴過一聲信炮，四山匪人盡湧向這合圍，俺便再有拔山扛鼎本領，却也雙手難敵四手，與其落到後來突圍奔逃，何如趁此時候一走了事。小闖王暗作此等打算之後，待他孔明燈剛要到跟前，冷箭由後歧歧射到，急忙將身往下一伏，讓燈光和強弩自頭頂飛掃過去，所幸此地怪石崢嶸，荆莽叢雜，只要手眼腰腿放倒落些，能够蹣跚坎坷不平山徑，匪獨處處可以閃避鋒鏑，不致被那冷箭鏢槍自後戳傷，更能從容不迫逃出險地，教敵人難以揣摩自己蹤跡。

楊二虎避着身後燈筒掃射，和那無情冷箭鏢射來，便用「鋪地十景」，矮躡低躍，只悠悠忽連幌幾幌身子，便即離開金剛崖下，奔出孔明燈的射程外面。他想燈光只要照不着自己，弩箭即行失去一切效用，便直挺挺的站起身來，往金剛崖回頭一瞧，只見那片巉崖峭石上，已然點起十數火把，並且向左右兩邊蠕蠕移動。楊二虎瞧這情形，知是李老九吹起竹管哨子，將散伙匪徒召集攏來，要往崖下搜查好細，他因不願露出本相，和作此等無謂搏擊，急忙展開輕身提縱功夫，望虎陀峯下奔去，少頃到達山脚下面，一瞧身後沒人追殺，忙又躡過那片萬草叢中，去取自



已火龍駒，詎料他剛躍入草內，還沒走到圈放馬匹地方，便覺左近草叢一陣窸窣搖動，好似大蛇由裏面奔撲出來，小閻王一生極怕這長蛇子，認爲被咬一口，不但沒藥可醫，且立刻就有性命危險，當時心內唬得卜卜一跳，急將單刀掣在右手，準備將蛇一刀刺殺，但他留神着了一看，却又未見半點驚動，楊二虎暗思適纔草的搖擺，也許被夜風颯颯吹着，如今風過草偃，自然沒有絲毫音浪。他心想到這裏，復即邁開下面雙腳，向那秀崖茂草所在躡去，但他走不到十四五步，突聽身後一陣微風吹來，撲得髯子颯颯生寒，兩傍蓬蒿更似波浪起伏，沙啞沙啞吹得鬚鬢不住。

小閻王覺得這陣夜風有點奇特，恰似和自己來開玩笑，當即留住脚步，仰見向空中望去，只見皓月當頭，晴晴如洗，除了銀河內有幾片淡白微雲，天空中簡直是千里一碧。他是天空沒有一

朵黑雲，地上那能刮起風來！心中一陣詫異之後，急忙回首向後瞧去，只見詭離自己二尺之外，

站着個瘦長吊鬼，亂髮垂肩，雙睛突出，白慘慘的面上，垂着幾道殷紅血痕，再看他的頸子下面，長長懸掛一條繩子，足有大指粗細，左手提着黃錢白紙，右手連揮芭蕉的團扇，沖向個人一

面吐出長舌，一面用扇子微微相招，脚下並緩緩移動上來。小閻王楊二虎雖出身綠林，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君，但在此荒郊古野裏面，淡月光悽然輝映之下，驟然瞥見這鬼死怨鬼，不由嚇得魂飛魄散，遍體麻不，口內喊叫一聲啊呀，本擬抹回頭來向後奔跑，兩脚却似釘在地下挪移不動，他纔想到俗語說的：人只三分怕鬼，鬼有七分懼人，只要自己心神不亂，正氣充足，會聚

兩眼精神光華，向那惡物如電射去，任是一種什麼惡鬼，也就被人神光照射跑眼了。楊二虎想到此等祕談，即忙如法炮製，沒料這種閩里傳聞，難以收獲效果，那弔鬼經他連眼神掃射，不獨絲毫不怯，且跳跳蹦蹦直往前湊。小閩王見這情形，愈覺心慌神亂，手足無措，急忙掣出背後單刀，打算借這兇器光芒，將鬼魅嚇得斂形滅迹，不期他的刀纔拔出，那弔鬼即行吱吱叫了一聲，掣起他那一把芭蕉葉扇，望着自己劈頭攔來。楊二虎瞧他連擺幾下，口和鼻內又噴出一股煙火，兩隻耳朵亦是霧蒸霧蔚般的只冒濃煙，霎那之間濃煙如黑雲似的截住弔鬼身子，使楊二虎不能瞧見一點形影，他趁勢撲到跟前，把長舌往上一翹，項中麻繩望外一甩，便立時起了一道圈花，往楊二虎頸上套來。楊二虎嚇得往後退了兩步，急忙一緊手內單刀，將那弔鬼胸前搥去，那鬼吱的嗚嗚一聲，急把扇往外一揮，乘着搥出來的風勢，他將兩支大袖似微一抖，便即如同灰鶴的，刷刷拉沖起半空，再從上面略橫身子，一個「天馬行空」輕功絕技，直從小閩王頭上斜掠過去，竟落在楊二虎的背脊下面，又是左一扇，右一扇的揮個不停。楊二虎驚愕萬分，瞧這弔鬼不但獍惡，並且身擅躡縱術，驚懼之中，猛然醒悟，知道這人是綠林中打悶棍一類的匪賊，這種匪賊專有扮作花妖木怪，鬼魅精靈，伏在靜僻要隘地方，劫掠單身過客，有那胆量較比細小客人，不用待他亮出傢伙，上前收拾，即行嚇得魂魄出竅，倒地暈死，身上帶的所有貨財，便如探囊取物一樣容易，被他完全給掠了去，但如遇着胆壯氣粗，十分扎手過客，他們一人制服不下，便來打夥把他

玲綴，決定不能留了活口回去，這等匪人雖沒多大勢派，但也有個小小組織，叫做「妖魔外道開扒團」，此地距離小白山僅十餘里，屬黑心姜德寶的汎地裏面，爲甚有這打悶棍的小賊出現？楊二虎想到這裏，胆量不覺豪壯起來，待那弔鬼再扇幾扇，他口內假裝叫聲啊呀，身子望後面躺落，看他怎樣上前收拾個人。

那弔鬼果然是活人扮的，且係姜德寶麾下一些無名匪徒，皆因目下八九月中，農人收了地裏糧食，十九挑往城內糶賣，小白山一班沒出息匪賊，因姜德寶平日吩咐，不准在現地開採買賣，他們便想出這個法子，假扮神鬼嚇嚇鄉人，只要將他神志吓昏過去，掠走衣服財幣之後，却也不輕易傷害性命，今夜見楊二虎孤身來到，認爲是隻揉馴羊子，垂手即可將他剝得赤條精光，沒料楊二虎掣出防身兵器來和自己拚鬥。那扮鬼的賊人姓曹名興，雖沒怎樣出奇技藝，却專擅一身蹩蹩輕功，外號人稱做飛蛾兒，他在小白山的垛子窰裏面，和夜虎子白青山二人，同爲黑心姜德寶心腹，不過曹興這人性極嗜賭，且愛貪財，糞坑裏掉下一錢銀子，他都會赤着手腳去摸，姜德寶對他這種貪性，歷來是很嫌惡，惟因他有那身輕功，能替自己辦些機密大事，所以不再誥誡究詰，任他自由劫掠。

曹興今見楊二虎突然栽倒，認爲他是暈暈過去，當把手上紙錢扔在一邊，口內叫聲：「慚愧得很，」急忙搖着那蕉葉，要掬楊二虎身上賞財，詎料他剛走到跟前還沒把身俯下，小閻王一箇

## 第六集 第一章

「鯉魚打挺」姿勢，體的由地上平躍起來，手內鋼刀更劈胸拗進，飛蛾兒曹與兒不是路，急想蹶腳望後倒蹶，却已起勢不及，眼看刀鋒如同旋風一般，直撲到個人胸口，當把左腳急忙向左一蹶，口中更同時發出人語，叫喊一聲：「啊呀，」便拔步如飛向草深處逃走。

小閻王楊二虎瞧出賊人破綻，怎肯任其脫網，手內單刀稍緊一緊，便自後急急追趕，並對他破口大罵道：「好個雜毛養的畜生，你那裏不能打點野食，偏找大爺我的晦氣，今夜要是不把你住拿，腿上殺三五個透明窟窿，俺這一口惡氣怎生得出得，好小子！看你現在逃向那裏去？」楊二虎這話恰纔落聲，猛聽前面那個扮鬼匪徒，忽然吱吱吹起哨子，並大聲的狂喊道：「好兄弟們，外面來的這隻孤雁，十分扎手，你們亮出青子，把他給廢了。」小閻王聽他喊過之後，兩邊草內果然發出沙沙音浪，他思自己的武功造詣，打發這種毛賊，來二十個也不在心上，但恐在這深夜裏，又是叢密密的蒿草之中，賊人假若從那伏莽窠內，給自己打一暗器，那却怎樣提防得來？再說個人今夜遠出，原是負有重大使命。那三位大俠尙盼着即刻回報，我若在此一再就延，或更身受飢傷回去，除開白白吃苦之外，還叫那三老兒瞧看不起，在我豈非更不上算了。楊二虎慮及此等利弊，急忙停住脚步，却又不甘示弱說道：「太爺今夜因有要事，犯不上同爾等一般見識，你要從今改過自新，別再作這傷天害理勾當，太爺體念上天好生之德，自不找尋爾等晦氣，要是情惡不悛，以後仍然揀此舊業，下次遇着俺的手中，休想逃得半條活命回去。」

楊二虎將話說畢，急忙披荆撥莽，找到自己存馬的那個石窩，奔進去一瞧不禁吃了一驚，只見放在地上的火龍駒，不但沒有半點蹤跡，且連適纔插的那支柳標識，也被人折作兩斷，扔在綠茸茸的草地上面。楊二虎一看牲口失蹤，心內很是驚疑：暗想這樣絕祕所在，掩藏一匹牲口，輕易不會被人發現，這必是剛纔那個毛賊同夥，把俺牲口給偷去了，這正是：人無善虎心，虎有傷人意，俺只要捉住一個匪徒，即能把馬擠兌出來，要不，丟了火龍駒固屬可惜，這二三十里的路程，難道步行回去不成？小閻王懊喪之下，正擬回身去找那個扮鬼賊人，忽聞東邊一座高崖上面，有人由鼻內啼笑一聲道：「失去一匹牲口，就值得這樣大驚小怪，假若將座墩子簞給別人抄了，那不更是沒有性命？虧你還是白狼堡的二瓢把子，行動就這樣丟人現眼！」楊二虎陡聞此種聲息，心中不由大大吃驚，及至把頭抬起瞧着，見是一位七旬開外老者，在那皎潔月光下立着，身軀瘦削，五短身材，領下一部雪花鬚被風吹得左右飄蕩，楊二虎瞧他既沒穿着袂行衣褲，手內更未拿有兵器，只那一對鸞燈發光的眼睛，像似紫電一般閃爍，向個人身上滴溜溜的旋轉，楊二虎打量着，知是一位武林前輩，未便開口唐突，但聽他適纔所發之言，似已摸清自己底裏，當即向上抱拳含笑說道：「老前輩貴姓大名，仙居何處？俺楊二虎實真眼拙得很，沒有想起和老前輩在那裏朝過面，」楊二虎話說到這，又聽得那老者哈哈大笑道：「老拙是個閒淡之人，且係打從此地路過，很用不着通名通姓，教人留下當話柄兒談，老拙因久聞虎陀峯是甯安境內名勝，今夜是

## 第六章 第一

特地順道前來遊覽，沒想到達那峯腰裏，却見金剛崖附近地方，滿被許多綠林人物在那裏盤踞，不能克償某的夙願，不過，名山勝景雖沒得遊，清風明月任教虛度，但對閣下次此長途跋涉使命，却能稍幫一二小忙。」楊二虎聽老者說至此處，突把聲音放低說道：「請你轉語三個老兒，切勿憑恃自己的內外武功，徒血氣氣之勇。虎陀峯上這次是試金石，要甄別一個真假虛偽，教他三位胆量大，心眼要活，須學矯捷的蜜蜂蝴蝶，突破層層疊疊遊絲，那方能克敵制勝，一舉成功，否則趁早毀棄前約，另打主意，別將成名身價栽在金剛崖上呀。」

小閻王聽他這一遍話，知是指給韓姬雲三位大俠明路，但是其中有許多話聽不明白，正想稽首叩問時，復見那老者望崖後一指道：「閣下坐騎在崖後面，不用再找賊人了，咱們過些日子再見面吧！」楊二虎聽他說到此句，正想啓問老叟姓名，只見他一點雙足，瘋的躡至西邊崖上，接着往前飛躍而下，瞬息間蹤跡渺然，依然腋下寂寂空山，漫漫荒草，小閻王自入江湖以來，也見過許多特出人物，但對這種超塵卓越輕身功夫，實在尙是初見，他當下吐一吐舌子，往崖後把馬匹尋找出來，牽到道上，飛身跨了上去，即望白狼堡刷刷回奔。

在天色黎明時候，楊二虎安然返回堡內，瞥見草上飛行韓如冰等俱已起來，正在與武堂外眺望自己，當急跳下火龍駒，叫人牽了出去，即和韓如冰等偕入堂中，把虎陀峯上怎樣設備埋伏，怎樣把守森嚴，自己更怎樣藏在亂石窠裏，不能聽出一點機密，最後說至微露身形，便被小白山

防守弟兄覷見，如何逃脫燈光硬弩，回至草原裏面尋找馬匹，更遇見一個假裝弔鬼匪人，如何搏擊奪鬥，將其逐跑，他末後說到遭遇一位古稀老者，傳給那些言語時候，草上飛行韓如冰目視姬雲二人，不由點頭含笑言道：「聽二當家所說的這位晉容像貌，以及那身絕頂輕功，莫非是他老人家也來到關東麼？」姬隆風聽這話，知是指雲飛藝師，名震三江神陸筱莊而言，便即笑含道：「他老人家也許遊興大發，趁這不冷不熱仲秋季節，前來關東領略這高山怪嶺，森林草原的景色，不過既是知道咱們俱在這裏，且悉要同鐵面佛如癡和尚比劃，爲甚不明白示出精微，俾俺等一鼓獲勝，却又將這隱語來警示呢？」雲子揚聽了這話，將頭搖一搖道：「俺恩師那種古怪脾氣，兄長還有什麼不知道的，他明明說着虎陀峯上此次比劃，乃是俺三人試金之石，意思間要看看我們在外創練多年，究竟有沒有獨特心得，還是僅靠內功外技博點虛名，他老人家提示之中，須學矯捷蜜蜂蝴蝶，突破層疊的萬丈遊絲，」這兩句話內不獨包涵深義，藏有極深奧妙道理，就是金剛崖上此次較量強弱，亦須從這兩句話上決定命運哩！」

姬隆風和雲飛雖是師兄師弟，後來却已分道揚鏢，自己研求自己的獨特技藝，他因在終南山古剎裏面，得到岳武穆王形意拳解，一心一意便向這部形意拳經上下苦功。雲飛自拜在陸筱莊的門下，對於少林一派精微奧妙，已是心得，姬隆風和他既是隔門，故對少林許多獨有秘技，自然難測底理，今聽雲子揚這樣的說，便即含笑問道：「賢弟這兩句言語，愚兄聽來實覺不懂，什麼

叫做矯排蜜蜂蝴蝶，突破萬丈遊絲，方能將鐵面佛挫敗掌下，這倒要請細細解釋出來？」雲子揚聞說，將頭點一點道：「這兩句話本是少林門中輕功祕語，門外人聽了如何能明白。」他話說到這裏，隨將這二種少林獨有祕技的精奧，解說一遍，不但姬老英雄聞着咋舌，草上飛行連連領首，那葉錦堂穆春霖，以及楊氏雙傑聽了，都忿然作色道：「好個心腸歹毒的和尚，竟假借比劃內功美名，暗地設下此等埋伏，希圖將俺在座七人，一網打個乾淨，幸虧天不默佑惡徒，平地現出這位年高德重的老前輩來，將鐵面佛此等祕藏機構，完全揭發出來，致咱們事先有個準備，假若那老者果是陸老師傅，前來關東漫遊，他雖不肯顯露形跡，明白助拳，暗中却終有個照應，咱們到了會約時候，只管放開胆量，前去比劃，準保不會輸給他小白山的了。」草上飛行聽了衆人之一言，認爲非常有理，當亦掀鬚微笑說道：「只要真是陸老前輩來到關東，並關心俺們這次比劃的事，任他如癡禪師怎樣煞費心機，在金剛崖下預伏精兵十萬，黑心姜德寶如何陰謀狠毒，兩鬢插上八把刀子，有他老人家由後接着，咱們還會栽在他師徒手內不成！」

如癡禪師邀約較技的日子，正是一年一度的中佳秋節，這天楊龍雲弟兄二人，起來一個絕早，召集堡子裏的大小首領，在興武堂排上八桌筵席，大家歡呼暢飲，慶賀佳節，又在自己私宅內，宴請韓如冰等眾位豪俠，席散之後，已是中午時分，大家正擬回房休息，以便夜晚往虎陀峯赴約，不期衆人還沒有散，小白山姜德寶已派人送來一封書信。楊龍雲正好走到興武堂，接過手來



一看，見是寫給自己的，當就拆開觀看，語氣很是狂傲，大意是問自己前天送去的信，所說的話，是否發生效力，虎陀峯金剛崖前今夜的約會，韓姬雲三位大俠，如果不避險阻，不畏艱難，請於今晚即來賜教，否則你可不要再作回覆，代他三位往臉上貼金了。劍子手接到這封信後，急忙給與韓大俠等觀看，他三人瞧了，不由同聲笑說道：「姜德實這個無知小輩，如今也是晦星照命，不知怎樣折騰纔好，他以爲鐵面佛擺的此座陣式，足能將俺衆人殲滅淨盡，所以馳書來激戰，誠恐把這機會丟失過去，今俺們決定前往虎陀高峯，拜識這位少林名僧，領教他的技藝學藝，楊老當家的！煩你立刻回他一信，說我們三人準時赴約。」

## 荒 山 俠 蹤

劍子手楊龍雲聽了，那裏敢耽擱，即忙打開文房四寶，筆寫了一封回信，說：「今晚戌正三刻，準定陪着三位大俠，到虎陀峯金剛崖前來赴會，請你貴師徒屆時等候，決不爽約，可請放心！」楊龍雲將信寫好之後，復給韓如冰三人瞧了，大家沒有一句異言，即行裝進封套裏面，草書：回呈小白山姜當家德實兄台啓，更叫人端出幾盤魚肉，一壺燒酒，犒勞那個送信匪徒，自己復又走到興武堂掏出一錠白銀，作爲送書人節下賞錢。那個送信人匪徒，樂得眉開眼笑，向楊龍雲千恩萬謝道：「俺首領不知聽了誰的壞話，要和你這邊賭強鬥勝，一決雄雌，其實你當家的這副熱腸，尤其對俺首領那種隆情盛誼，只要心肝上有點血的人，誰也不能道出一個不好，詎料他那與人兩樣的古怪脾氣，竟把好朋友誤作仇家，將壞蛋當作好人，非要把他坑到山窮水盡，

## 第六集 第一章

不到黃河不能死心，老當家的！小人並非吃裏爬外，虧負他姓姜的，假若到俺們塚子窩散夥時候，還請你賞給小人一碗飯吃吧。」楊龍雲聽了下書人的話，心中不覺微微一動，因見他在一面吃，一面談論，復叫人添了一些酒菜，買他心歡意暢，隨便乘機向其試探道：「好朋友，你在你們當家的跟前，想必很是大紅大紫，比較別的弟兄不同吧？要不，何能派你這機密書緘！」那漢子乘着酒興，把頭搖了一搖，並似歎非歎的唉了一聲道：「不瞞你老當家說，俺孫旺在前一年的時候，很得姜寨主的信重，真是言聽計從，整日不離身前左右，不期半路鑽出兩個王八小子，一姓曹名興，外號叫做什麼飛蛾婆兒，一姓白名喚青山，大家齊稱他為夜虎子，自從這兩人進入塚子窩中，沒有過得三五日後，即行現出原形，那姓白的武功雖甚了得，却是一個嗜色如命的淫賊，曹興輕身功夫倒是好，但又瞧見錢眼即望裏鑽，俺飄把子自將他靠近，儼然變一個人，天天不是談論家媳婦好，李家姑娘漂亮，便即派出人上去線開竈，得了錢財好去賭博，俺孫旺雖沒卓越技藝，能夠給小白山露臉，却無那等抽吸骨髓毛病，和見財心裏就發黑起來。俺幾次向姜當家認真勸阻，叫他疏遠那兩小子，尤其別在附近一帶開掘買賣，不意不得他的採納，反說俺嫉妬別人長處，把俺狂冰窖裏咱去。目前白青山又邀來一位朋友，年紀約在五十五左右，聽他說話的口音，好像是寧安城內的人，那老兒一臉奸滑狡詐，行動更其鬼祟得很，除開不報出自己萬兒之外，還囑咐當家嚴守一切機密，老當家的！咱們江湖道上闖的人物，如今越來越沒落了，越往

後越顯着黯淡，那見刀尖子上練的好漢，不敢道出個人姓名，這真令俺瞧着警氣！」

楊龍雲聽了小白山下書人孫旺的話，心內驚疑萬分，暗忖小白山邀到的老兒，竟是寧安城的口音，莫非俺白狼堡歸順韓如冰等消息，業已傳到寧安廳中，給那快手左洪等人知道，聽他敘述此人年歲像貌，好似是大刀杜振邦，想係得知俺和兄弟二虎，已洗手綠林，將神刀葉錦玉眷屬釋放，更要幫助姬雲二老師傅，和他們寧安官廳作對，那左洪門徒衆多，爪牙密佈，或已得知黑心姜德寶栽在這裏情形，且料悉姜德寶決不甘心，一定要找雲飛報仇雪恨，所以祕派大刀杜老來小白山，請他暗中策劃一切，更許喉使鐵面佛如癡和尚，帶着在虎陀峯比劃內功爲名，將咱們一齊調出堡子，然後另派一隊官兵，直搗白狼堡根據地方，他們假若運用此等調虎離山計策，倒是十分厲害，這倒不能絲毫忽略的。劊子手想到此點，遂含笑試探道：「俺和你們瓢把子姜老當家，僅有一點小小誤會，並沒結下什麼樑子，只要彼此朝一朝面，將話說明，這顆扣子立刻就解開了，好朋友！你要和那姓白姓曹兩個小子不很投緣，打算跳到咱們這樑子窠裏，只要老哥不嫌塘小，能容得下你這大駕，不論幾時俱可一塊湊湊，今天仲秋佳節，你們當家平日既愛交朋友，且喜大吃大喝熱鬧，除開那位如癡老師父之外，必定還有許多貴客，你可告訴俺聽一聽吧？」

那孫旺銀子在腰，美酒入口，心內說不出怎樣快樂，今聞楊龍雲如此的問，便握着盃仰首想一，想道：「俺瓢把子歷來要好的朋友，你老當家一一都見過，不用小的再爲饞舌，近三四天裏面

## 第六集 第一章

，雙獅嶺的鐵絡膊謝大剛，神環子牛春生他兩哥們，不但天天常來串山，昨晚並且就沒有走，只那白馬王天祿王老爺，僅來拜訪當家的師傅一次，以後即沒再露面，昨天除來那個古怪老兒，夜晚更有兩個生客投帖，俺因生氣白青山那個王八小子，什麼事情俱不過問，每天醒來喝酒，睡來睡覺，樂得成一個消閒自在身子，今早不是飄把子派俺送信，囑咐這次去到白狼堡裏，不要再像往日隨便，假若說差一句言語，留神教人把命廢了，俺想當家和你兩老當家，俱是拜把子盟兄弟，那裏就會結下樑子？他說這話必是逗俺好玩，及至向別的弟兄打聽一下，他們雖說摸不清底，却知有了小小誤會，如今叫俺送來這封書信，約你幾位往虎陀峯喇面，想係趁着中秋佳節，在高山上賞月飲酒，就便將這扣子給解開了，楊老當家的，請你看往往日喇面，多多就待俺那富家一年青氣浮，不要同他一般見識，你的寬洪大量一放開了，即便再有壞人從中挑撥，俺當家亦非癡子傻子，決不致再受蠱惑了。」

楊龍雲見他喝得頰脹筋浮，酒氣噴撲，說出這些話時，不但沒結沒完，且把那姓白和姓曹的恨得牙癢，當又把頭點一點道：「俺和你們首領這點誤會，原值不得怎樣解釋，日後彼此自然化開，不過他今夜既然派你送信，邀約俺往虎陀峯朝一朝面，我也只好謹如所約，屆時到那裏和他會談，孫老哥，你的酒菜許不够吧？在我這裏儘管放開量喝！」劊子手說到這裏，便將王二狠叫來廳內，令他款待送書人孫旺，自己遂急返回韓大俠屋中，把孫旺說的那些言語，一五一十全述

出來。草上飛行聽了，竊着眉頭對雲飛道：「聽楊老當家說那個孫旺的話，那寧安城內大刀杜老等輩，必定又與小白山互相勾結，他們假如運用調虎離山計策，乘機來襲這白狼堡，咱們倒不能不作防備。」雲子揚聽了此言，仰面凝思，半晌未答，隨即捋鬚點頭說道：「他們既然暗中結合，謀陷俺等，想那虎陀峯上的約會，亦不是衝鋒對壘，上陣殺敵，自然不用帶着多少弟兄前往，和小白山見個強弱，再說鐵面佛書中所邀，亦僅俺們三老弟兄，並沒涉及其他的人，今夜俺與韓姬二位兄長前去赴約，葉五爺和穆老師傅協助楊氏雙傑守堡，咱們這樣分道揚鑠各盡職責，任憑他杜振邦暗調奇兵，乘機來襲，亦難得到什麼好處吧！」

荒

山

俠

蹤

姬隆風聽見雲飛如此籌劃，復又蹙眉，說道：「這白狼堡關隘重重，賦奇險，且有固定弟兄在那把守，縱然不敢說是一夫當關，萬夫莫開，但要攻破這堡子却也非常容易，某家現在所担憂的，並非怕人來攻白狼堡，但恐喀蘭寨要遭左洪等輩襲擊了。」小閻王楊二虎聽了這話，不僧不道嘆笑一聲道：「姬老師傅也是太多慮了，你想此地去到昂古喀蘭山，至少也有百數十里，甯安城內你們雖作下案子，却沒把居住地方留下，左洪等人縱使耳風長大，手眼通天，半時半刻怎能掏摸得出？」姬隆風聽他這說，微微嘆口氣道：「二當家說的這一段話，何嘗沒有道理，皆因俺雲師弟那夜入甯安城，金錢鏢打傷大刀杜振邦，被他用言語一激，脫口說出住在臨江縣喀蘭寨中，俺恐他們惦记前仇，要把咱們一網打盡，乘隙再派一彪人馬，馳往昂古喀蘭寨中，那趙元龍雖

是一條好漢，麾下獵戶亦肯效命馳驅，但恐他們毫無準備，被人倉卒攻入，那不連朋友一同帶累  
了。」

## 第二章 望月感喟羣雄踐約奔虎陀峯

雲飛兒師兄姬隆風憂慮到此，心中不覺十分後悔，繼而個人和同葉錦室等，並沒高飛遠颺，畏且逃逸，這下書人孫旺所言，那大刀杜老一般甯安阜錄，已探明自己行蹤，在這白狼堡內暫時寄跡，他們難道放着金鐘不打，去敲鐵鑊，撒下正賊真犯不來擒拿，却遠奔喀蘭寨去！雲飛兒到這一點上，即對衆人細細說出，草上飛行轉如冰蠶了，遂亦點頭說道：「若依平常道理說來，第二他們自縊在你我後面，緝拿刺官鬧衙正兇，決定不會捨此就彼，前往喀蘭寨撲這空營，不過快章手左洪是關東有名捕役，心機手腕俱極毒辣，他要雪報削去頂髮恥辱，及採根務盡主意，也許另派幾個得力弟兄，率兵暗襲喀蘭寨內，這種三管齊落狠毒方策，在兵法上不少前例，咱們最好揀選一匹快騎，給趙元龍送一祕信，叫他暗中作個準備，不要被人乘隙攻入纔好。」

神刀葉錦室聽這麼說，忙向雲子揚說道：「雲師傅咱們今夜會過如癡和尚，明日即行，回歸九環灣穆四爺店裏，再祕密計劃搭救王總督和姜總兵。俺那渾家與兒媳于氏，何如明早就打發她們啓程，前往昂古喀蘭寨，不但攜去你給蔣振芳那封原書，且可叫趙元龍速作準備，再說兄弟將

她娘倆打發走了，亦可省去許多心了。「雲飛聽葉錦室這麼的說，含笑言道：「五爺千萬別要性急，提防路上再出岔子，她們娘倆若被小白山黑心姜德寶劫住，或遭大力杜振邦派人邀截了去，勢必星夜押解甯安城裏，監入死囚牢獄，咱們那時再行搭救，却就感到特別棘手了。」

劍子手楊雲龍聞說，忙道：「喀爾寨送信之事，由兄弟我派人飛騎前往，附帶到那老林窪王家店裏，呈遞雲爺給蔣振芳之信，葉五爺贊眷依俺的意見，還是在這暫時住着，何必就驚受險上路，待等今夜比劃完了，和小白山這糾紛解決，那時咱們運用全副力量，與快手左洪輩幾個高下，乘勢救出王總督郎舅二人，將這各事一一辦理清楚，不獨葉五爺贊眷啓程，俺和兄弟二虎亦將離此他去了。」

喀隆風和飛雲聽了此言，一齊向楊雲龍拱手稱謝道：「兄台與俺二人萍水相逢，承蒙如此肝胆相照，待將王總督姜總兵救出來，叫他郎舅向你重重道謝！」

草上飛行見喀隆風說至這裏，臉上氣色異常悲壯，便忙代楊雲龍道：「搭救忠臣孝子義士節婦勾當，本係你我分內之事，即使傾家破產把命鏺上，亦決不能絲毫含糊，兩兄何必這樣縈繞胸際，形諸口舌，作那世俗泛泛之謝詞呢？」

他們坐在韓大俠的屋中，你一言，我一語，將各事情俱商量妥當，只待派人去分頭照辦。少頃夕陽西斜，已是未末申初，韓姬雲三人因爲葉錦堂和小閩王楊二虎，無論如何要跟了去，當時不便怎樣推却，只好一口答應下來，到了晚飯時候，楊雲龍又特設一席葦筵，替他三人預祝成

功，更將自己身邊十名心腹弟兄，一個個滿是身長力大漢子，躡高躍下能手，命小閻王楊二虎自後統率，給三位大俠充任護衛，草上飛行見他心思如此細膩，暗中尤其佩服得很，喝過幾盃祝勝酒後，卽和姬隆風等飽飽餐上一頓，瞧着天色業已薄暮，正是啓程之時，當卽辭別楊龍雲和鐵勝穆春霖，在堡子城外跨上備好牲口，一行揮動垂絲鞭子，便卽離開白狼堡穿虎陀峯奔去。

夕陽墜下，暮色轉濃，幾陣由南往北掠的歸鴉，從一望無際廣漠草原上面，經過若干蒼茫雲樹，田舍村莊，自滿懷比劃勝利心情的韓如冰等一行頭上，飛往雲山層疊的罄秋嶺上，尋覓牠們原有窠巢，固定枝棲，休息一天的勞碌疲乏，以便次日再去尋食。

雲子揚出身本是詩書門第，簪纓世家，自幼却又唸了不少經史，腹內遠勝一般泛泛文人，今見到此等黃昏景物，且值一年一度佳節中秋，回憶自己因慨國事蝸蟻，江湖鼎沸，盜賊叢起，盧舍坵墟，便覺個人縱然是唸得文高北斗，樂富五車，漫道不能保國保家，捍衛社稷，就連自己親族鄉黨，個人身家，亦未見得能保護得住，在那時候，因爲心裏生了這種觀念，便卽扔下手中書本，改學武術，初練之時，原只打算精嫻弓馬，熟習刀槍，將來考得一個武學舉人，再去入京較藝，奪取魁元，以便發揮生平抱負，不期命運註定，功名無分，也懶待馳騁校場，和人競爭，一技長短，後來遭遇此位姬隆風兄長，更是淡泊利祿人物兩人卽立下志願，只求武術中的精微奧妙，不作換取功名官階，只能替人民除暴去惡，絕不將技藝求換斗升祿米，不料年華易逝歲月蹉



跽，如今虛度到了五十多了，依然一事無成，半業未就，目前因為搭救王總督和姜總兵，復又關山跋涉，遠來此等鄰接外國地面，真如唐代詩人說的，苦恨年年壓金線，爲他人作嫁衣裳，似俺這般任俠行義之人，歷年所作所爲，雖非被人役使，甘當爪牙，但尋根究底細想起來，却又有什麼意義和旨趣哩！」

雲飛想到這裏，仰望遠處雲天濛濛，山峯疊疊，那浩瀚無邊東方雲衢之上，却已湧出一輪鮮豔明月，像冰盤一般晶盤可愛，他停鞭勒馬仰望一忽，不由長長嘆口氣道：「一年一度中秋夜月，不想今年却在此地賞玩，到了明歲今日今時，像俺這般萍蹤浪跡的人，却更不知天南地北，站在甚處向你仰望了……？」神刀葉錦堂在這明月之下，益發思念亡兒，今聽雲子揚對月感喟，更加觸動悽愴悲懷，他想自己在江南開設鏢局，一家好不團圓快樂，只恨遇到這個貪官周儉齋知府，怔怔把自己兒子性命葬送，害得俺葉門香煙斷絕，個人更攜家帶眷遠出尋仇，如今那貪官雖經姬老師攔殺，我賢孝媳婦却又遭逢一次險危，若不是他橫加禍害，屈殺我兒，俺一家人在那武進鄉里，每值年節屆臨時候，骨肉團聚合家歡騰，較這景象何止相隔天淵呢？葉五爺想到這些前塵往事，尤覺黯然，當亦長長吁兩口氣。草上飛行和姬隆風二人，自幼係孤苦伶仃，無依無靠，一生飄泊江湖上面，更如閒雲野鶴，沒有定止，所以心性不但清靜慣了，如同古井之水，不見絲毫波紋，今見雲飛勒轡停驂，望月感喟，那神刀葉錦堂更是嘆氣不止，韓大俠稟性極其灑落

## 第六集第二章

，且尤喜談諧玩笑，今見他個那種形狀，當對姬隆風含笑言道：「可發老兄台，你同愚兄一樣沒有家室，沒有他人可以惦念，所以雖值中秋佳節，皓月當頭，却也只能任自賞翫，勿須怎樣細懷千里了。」

飛雲聽他如此的說，含笑說道：「兄弟並非仰觀皓月，俯憶家鄉，皆因想到如今年逾半百，尙是庸庸碌碌，一事無成，所以對月不勝咨嗟。」姬隆風見他提到這事，復也長喟一聲道：「想俺當年在終南山上，古刹之中，得到岳武穆王珍藏寶劍，形意拳經詮註，自問將它琢苦磨，砥礪透徹，即可廣傳寰宇，成一名家。不料受了十二載的辛勤，到處仍遭碰壁，目今俺已六十花甲，瞬息即將入土，漫道形意拳沒在發揚廣大，深愧獲着岳侯那部名書，就是自己一點小小抱負，亦沒能刀而達到了。」草上飛行見他也是感傷年華，徒悲老大，遂將鞭稍望前一指道：「三位兄台休要沮喪，莫將自己太看輕了，你們瞧那一座虎陀峯，上面立着煨金冶鐵洪爐，只要咱們沉心納氣，和那鐵面佛兄這一次強弱，諸兄姓名自可播流關東，永垂不朽，何必戚戚於這須臾呢？」姬隆風等聞他此言，精神不覺一振，當即斂神運目向前望去，果見那座巍峨峻嶺，相隔不到三五里路，大家當即撒開絲韁，縱馬前往，少頃馳到虎陀峯下，恰好是二更將盡，小閩王楊二虎因是代替兄長，陪同三俠前來赴約，到達山根脚下之後，瞥見一叢雜樹林子旁邊，已然駐有小白山的弟兄，在那防守卡子，當忙跳下牲口，派了一個精悍心腹，持着三俠和葉錦堂及自己名帖，向那卡

子投遞上去，驀瞬瞧見一盞股色紅燈高高懸起，窺其用意是約定信號，報告山上對方的人業已來到，旋又瞧見衆匪徒中，走出一個高大漢子，凸顴骨，豁嘴唇，酒糟鼻子，鋼戟短鬚，舉着剛投上的五張名帖，雄糾糾，氣昂昂，邁步前來對楊二虎發話道：「朋友，你是這名帖裏面那一位，請恕俺的眼拙！」小閻王見他全無禮貌，心內十分好笑，當把雙手向上一拱道：「兄弟我不是別人，姓楊名叫二虎，勞你朋友的大駕，給貴當家姜當家通報一聲，說楊某陪着韓，姬，雲，葉他們四位，專誠來拜大和尚如癡禪師，及向你飄把子請教一切。」那漢子聽說是小閻王楊二虎，對他連翻兩個白眼，最後更把拇指往上一翹道：「你是白狼堡二當家的，久仰得很，不過，俺當家在你貴堡子裏，差點沒把性命饒上，這種朋友總算不含糊吧！」小閻王沒有待他說畢，即行高聲說道：「朋友你別再提過去那些事情，提了也叫白饒，今夜俺是你們貴當家的馳柬相招，約到這裏有事談論，朋友，你要瞧着怪生氣時，很可不當這一份差，請別的兄弟出來應承，沒你這位傳遞帖子，俺們也會去到金剛崖呀。」

小白山這個放哨設卡頭目，姓余名彪，在黑心姜德實的跟前，雖不算怎樣紅紫，却也說得進話去，他因氣憤楊雲龍弟兄二人，不念姜德實謝大剛這般要好朋友，替他白狼堡內奮威助拳，栽在姬隆風等人手中，甚且險些把性命送掉，他倆竟自蔑棄友情，和關東綠林道上威武，竟問韓如冰等三俠投遞降表，甘心把變的竿兒拔下，似此貪生怕死之徒，不獨虧負過命友人情誼，更把韓

## 第六集第二章

上人物銳氣挫盡，他在往常本已去過白狼堡揀子窰，並認得楊氏雙雄廬由真面，但因胸頭這口怨氣不出，故假裝做沒朝過相，便將那些言語向其挖苦，今見小閻王態度強硬，毫不服軟，且只打着一口官話，叫自己迅速往上投帖，余彪當時嘿嘿笑了兩聲，對楊二虎把頭點一點道：「二當家的，你今夜來到這地方，可同往日並不一樣，早先你與我們姜瓢把子，稱兄論弟，是一家人，不管怎的都很好辦，現在你已別開途徑，往高枝另謀發蹟，若從真格上面再說一句，你目前來此虎陀案上，並非什麼拜山訪客，普通降臨，而是腹內藏着千軍萬馬，來向俺小白山賭鬥強弱，二當家的，你在關東道上闖練多年，凡事俱皆十分明白，不用俺余彪饒舌費話，你帖子上寫的僅五個人，連馬在內不過十衆，可是你那一邊站立着的，高高矮矮像有二十來名，你若是情關東道上規矩，趁早叫他大家整齊隊伍，排作一列，讓俺派出兩個弟兄，從頭到尾點驗一遍，也好隨着帖子往上呈報，假如這樣糊裏糊塗，一窩蠶的往山內闖，少頃上面問下話來，俺却將什麼話向上面對答？」

小閻王聽他提到此種規矩，並非故意和自己刁難，當由鼻內哼了一聲，正擬返回向三俠述說，叫他們好歹被點委屈，胡亂排成行列，讓小白山匪徒點視一遍，大家好上山較藝，不期他剛挪轉脚步，韓如冰等早將話聽明，一個個用鐙離鞍，跳下牲口，把馬付給兩個快役牽着，更不待楊二虎再行張口，即與十名衛護弟兄，分別高矮，一字排成隊伍，靜候對方派人查點。余彪待他們

把隊伍站好了，即行派出兩名弟兄，手提紅燈，當先巡視完畢，自己然後裝模做樣，又逐次上前查問，他點驗到神刀葉錦堂跟前，想起這次追本水源，是從這老兒身上發動，便對他嘿笑一聲道：「你這老頭貴姓是葉，大名稱做錦堂，綽號敢係叫作神刀手吧？」葉五爺聽他這麼一問，不由瞪目答道：「老夫正是江南葉錦堂，何勞你閣下尊口垂詢？」余彪聽他口氣強硬，復冷笑道：「聽說你在白狼堡比劃時候，很抖出幾個絕招，想把俺瓢把子給攪下去，可惜你那野戰八方招勢，只可贏得碌碌無名之輩，不能在行家跟前收獲效果，若非此位姓雲的出來接着，你此時也許早早回到江南了。」葉五爺聽他揭發自己短處，心頭益發勃怒，遂厲聲向其喝斥道：「蠢奴，竟敢沒有禮貌，唐突你葉老太爺，少時準有你的苦頭嚙，叫你知道江南葉五是好惹的麼？」

### 荒 山 俠 蹤

余彪見他氣急起來，遂即挪動脚步，去點查他人，口中並含笑言道：「什麼苦頭甜頭，俺姓余的都也見過，休要將這大話說來唬人，要是真有本領有能耐，那繞在頸子的尾巴，何致被俺老師父錘掉一大截！」他這一句話還沒落聲，十足將葉五爺招惱起來，驀的躡出排列隊伍，正擬揪住他的衣服後領，飽飽鑿以老拳，却被草上飛行攔阻道：「這廝想是喝了幾盃悶酒，沒處撒瘋撒癩，五爺大人大量，何必同他一般見識？再說咱們今夜來到這裏，是同他的首領互較長短，一競雌雄，只要將小白山垛子審給踏平了，何愁他這蝦兵蟹將爬上天去，好五爺！你瞧兄弟我的面子，別和他爭執這些小事，你我要望天地方去着眼啊。」小閻王楊二虎聞說，遂向余彪嘿一聲道：

「我說姓余的朋友，你別不要假裝懂，把眼睛長在腦袋後面，你得瞧瞧這一般人，可是隨便聽得的？你若這樣不要鼻子，一再扯你祖宗的臊，二太爺眼內認得你是個人，手中劍子却要當做豬狗宰殺。」小閻王這話還未說畢，山上却如飛馳來一盞紅燈，及至奔到距離不遠地方，大家方看清楚是一個青年匪徒，縱轡揮鞭流星般的趕來。原來楊二虎等初到達峯下，余彪即行燃起紅燈，高高挑上樹頂，報給姜德寶和如癡禪師，姜德寶聽見燈號挑起，即與鐵面佛稍作商量，更派人跨了一匹快馬，迅速下山邀請，在此時候，恰係余彪出言無狀，得罪神刀葉錦軍，彼此造成一種僵局，今幸這送信人趕來，傳出黑心姜德寶相請命令，那余彪對着韓如冰等人，把手微微一拱道：「諸位有什麼被屈言語，儘管找俺富家去說，俺姓余的好漢作事好漢當，決不逃跑，也決不委卸，你們幾位請上去吧，俺們頭兒立待會見呢。」

草上飛行聽他這種言語，分明是怕向姜德寶去訴說，便即笑笑將頭搖一搖道：「好朋友，你請萬安罷，咱們今夜來到這裏，已够沒出息沒名望的了，那裏還找這些閑空功夫，去向你們富家嘍咕廢話，豈不教人更加笑掉大牙？朋友，勞你的大駕，指派出來一位弟兄，給俺們引一引路吧。」余彪聽了韓大俠此言，面上不覺微微一紅，當即喚來一個精悍匪徒，又在暗中悄悄叮囑幾句，方纔命他作爲嚮導，領楊二虎等一行上山。

草上飛行和同姬隆風等人，一邊緩緩走着，一邊瞧着山中景色，後面跟隨的十條彪形護衛大

漢，和十多匹鐵蹄囊囊馬匹，這班人全是靜默默一語不發，只願向山上魚貫般行走，他們到達虎陀峯半腰，距金剛崖還有一二里山路，便見一座座的怪石，有的如同虎豹潛伏，有的如同惡鬼猙獰，有的更似劍戟交叉，有的好像屏幃圍繞，真是一個個景象特異，形狀差別，將一座凹了進去的山谷，點綴得五花八門，不啻瀟瀟海市。韓如冰瞧了這幾座怪石，遂向姬隆風說道：「老弟台，愚兄飄流江湖，業已一生，平日足跡所至之處，也曾見過許多奇山異水，怪嶺奇峯，惟有沒瞧過恁多嶒峻石頭，一座座像虎豹狡龍般的潛伏，依俺看這些怪石來源，必是此山開過巨大工程，採取崖石，那崖石之中可作上品適用的，俱皆搬運走了，剩下此等殘餘之物，拋棄在這峯腰裏面，以後復又經過幾許朝代，若干歲月，石與土層漸漸契合，根基日形鞏固，到目前這種時候，不但猶如地裏生長，且幻化成這般奇怪狀態了。」雲飛聽韓如冰這麼的說：便即點頭道：「山河變形，人世易態，白雲蒼狗，瞬息不同，前朝許多的王公臣卿，勳戚椒室，以及若干畫棟繪棟府邸，到現在不是青巾白帽，成了庶人，便是頹垣敗井，廬舍坵墟，荒涼得燕子都怕飛入了。」姬隆風聞他二人之言復想到終南山上那座古刹，從自己離開那裏，至今復又十六七年，經過這長時間的風雨飄淋，雀啄虫咀，目前更許片瓦無存，早就成爲一堆荒草了。

他們一路發生這些感慨，所以顯得異常岑寂，再加以中秋節的月亮，比往日特別晶瑩，特別圓整，照着盤秋嶺的層疊崗槽，虎陀峯的巉崖峭壁，益發使這高山上的濛濛景色，纏綿雲樹，增

## 第六集 第二章

加無限淒涼情調。韓如冰等一行隨在那個領路匪徒後面，再經過許多怪石叢叢的山徑，即行距金剛崖不遠，當見一座聳立着的巨石左側，轉出兩名守卡佈防彪形大漢，他們手內擎有鬼頭鋼刀，和峭嶺做成的孔明燈筒，瞥見韓如冰一行來到切近，便由崖邊閃露出來，一齊把入口道路嚴嚴堵着，並將孔明燈繩簧扭動，把光亮攆得十足，對準草上飛行十數餘衆人和馬匹，由上至下，倏左倏右，細細照耀查驗一遍，然後方開口詢問那引路的匪人道：「任小黑子，這十幾位都是白狼堡來的，沒有其他的人混雜在內嗎？」那任小黑聽他這話，將頭點一點道：「這些人都經余頭目點驗過了，簿子上面亦皆記下姓名，孫爺你若不放心的話，你就按照簿子上面核對一遍吧。」

雲飛見姓孫的一語不發，只把眼光掃向個人，他這樣凝視一忽，隨即微笑着言道：「小黑子，你我俱是奉了當家的差遣，身不由己，只要公事交得過，誰好意思挑誰的眼？小兄弟，你不要這麼氣急，領導諸位往山上走罷。」雲子揚聽這說話口音，熟稔得很，只一時想不起在那裏見過，後來瞧他掏出一顆印章，在簿子上面鈐蓋一下，乘着雪白光瞧那圖章字跡，僅有孫泰一個單名，方纔恍然想起來；原來這個姓孫的頭目，單名泰字，是河北定興縣人，三年前流落在十道溝，與雲飛結識。那日他在十道溝的街上使槍棒，賣膏藥的時候，雲飛與師兄姬隆風帶着蘭兒路過十道溝時，蘭兒竟染患痢疾，因此在十道溝就延住了，那時雲飛帶着一點碎銀，給蘭兒出店購藥，半途中瞧見一個賣藥漢子，不但衣履穿得極其蔽舊，臉上且顯出憔悴病容，見他使了幾套槍棒



，功夫雖差得多，但施出招式是武林正宗，名家所傳，見到圍觀之人儘是白看熱鬧，不肯掏出半文錢來幫助，一時心動情熱，將買藥之錢完全給他，並告訴他自己因在客中，腰纏無幾，店內復有一個臥病孩子，不能多多贊助，心裏實異常慚愧！賣藥漢子聞聽雲飛的話，好生感謝，除開通報自己姓名之外，並問蘭兒害的什麼病症？及將病狀詢明之後，他便由腰內掏出一個小瓶，傾出些許紅色末藥，說是專治痢疾無上良方，老師傅假如心內懷疑的話，俺可陪你返回店中，將藥服下，包管立時就見功效。雲飛起初聽他那些言語，認爲是江湖慣術，借着個人這贈銀獲藥機會，可以慫恿人購買。不期他瞧雲飛的態度猶豫，竟行收了場子，隨同雲飛返回任的店中，雲飛將他的藥給蘭兒服下，蘭兒的肚痛竟立時停止，下瀉次數頓時減少，後來接着再服兩次，那樣纏綿四五日的重病竟自霍然全癒。那時姬隆風出外訪友去，沒有在店，雲飛備了一桌酒筵，向他道乏，並外封了五兩紋銀，贈作回歸關內的盤川。這時雲飛想起這個孫泰人來，今見他竟沒有返鄉，復輾轉來此吉林省地面，更在小白山內作了強盜！心內不由生氣起來。

雲飛想到這個姓孫的頭目，正是十道溝賣藥的漢子，正想開言問說，忽見孫泰手摸下頷，將頭微微一搖，迴首向任小黑含笑說道：「小兄弟，當家的適纔傳下話來，叫俺將白狼堡來的雲老師傅，讓在一邊，另有話說，煩你按照人名單子，引見他是那位，俺得細細向他盤詰！」任小黑不明其中究竟，當忙向雲子揚一指道：「這老頭兒就是姓雲，你快引去和他談吧。」雲飛沒待孫

秦開口，早已走出行列說道：「頭目有什麼話吩咐，俺姓雲的在這恭聆教誨！」孫秦因有同夥在此，不便相談，遂即命同夥協助任小黑子，領導衆人去金剛崖，自己便來與雲飛暗談。

孫秦打發走了同夥，見他們去得遠了，再用孔明燈向各處照耀一遍，見已沒有人影，方向雲飛拱手行禮道：「雲老師傳，俺在十道溝受你那種盛情，至今耿耿在胸，沒有絲毫忘記，沒想到今夜會在此地相逢！」雲子揚開說，便亦點頭說道：「足下去年不是說要入關，返回河北定興原籍，如今怎會來到吉林，更輾轉遡跡在綠林線上？」孫秦聽了，不由長嘆一聲道：「俺自蒙雲師傅慨贈盤川，本擬即日回籍，不料竟逢着一個定興同鄉，來到關東運藥材，他見俺有一身本領，途中可以作個護符，便勸俺一同和他搭伴，來吉林販運貨物，不但供給俺的宿食，回去且可分一二成紅利，不料行至虎林廳地面，俺因路見不平，好意上前排解，對方不但不聽良言，反要把俺攔在裏面，在那時候，是俺一時納氣不住，揮拳將那毒害良民土棍打死，圍觀羣衆瞧見出了人命，紛紛呼喊擒拿兇手，地面一般兵勇鄉團，也都派出隊伍緝捕，俺在那倉皇無措之下，只有扔下店內同鄉，望荒野中逃奔性命，黃夜來到小白山下，忽又逢着兩個匪徒，來打槓子，被俺飛腳踢翻一個，並攔住那匪要掄刀攔殺，這時路旁忽然轉出兩騎，高叫壯士休要下手，後來彼此互詢姓名，方知一位姓曹名興，一位姓白名叫青山，俱是小白山姜當家的麾下頭目，他倆見俺身高體長，身手不弱，便即說出一片江湖道理，請俺在垛子窰內暫時棲身。雲老師傳！俺在那時衣服包裹

，俱皆扔在店內，身邊亦沒有帶着幾文銅錢，何況天氣已入秋末冬臨，轉瞬即是冰雪交加，嚴寒屆臨，倘若沒有一個安身處所，勢必將這副屍骨埋在他鄉，所以只能咀咒命運，淚從心落，遂隨他二人見了黑心姜德寶，又當面試驗幾種武功，便破例擢俺做個小頭目，防守小白山後第二道卡子。

孫奉說到這句話時，忽然瞥見左近一座崖上，恍惚現出一條黑漆人影，他因恐是小白山約來

的朋友，或係姜德寶派出私查暗訪匪徒，當忙將話戇然咽住，擰開燈筒向那崖上探照，只見一隻隻蒼翎巨大山鷹，在崖端雄糾糾的立着，略被燈光掃射一下，即行鼓動車輪般的翅膀，向對面盤秋嶺上拍拍飛去，雲飛來到關東雖已年餘，却沒見過如此大鷹，現在偶然發現，不由驚奇萬分！孫奉見他這般詫異，當即含笑說道：「關東道上的山鷹和鷓鴣，實較其他地方巨大，性情且極兇猛殘忍，在長白山後菁鬱陰晦林內，更有種坐山巨鷹，只要飢得肚裏發慌，除開去啄食一般獐鹿兔鹿，飛虫小鳥之外，對於上山採樵挖參人們，亦能奮爪抓入高空，攪回洞窟裏面啄食，像這一類黑羽山鷹，覷見三五歲的單身小孩，有時亦由高空掠下攫啄，但是沒有像那坐山鷓那樣能抓起

走，這座峯上因是亂石崢嶸，很少能見一叢樹木，山鷹性喜踞石高立，眈眈四週不像他鳥愛藏在樹林裏面，這虎陀峯因為滿是怪石，金剛崖更其堆堆疊疊，恰如一片汪洋石海，所以山鷹每到黑夜之中，常來這些石上砥礪爪喙，傲視同儕，每每遇到山風起處，林木蕭瑟，這羣山鷹或是翻翔

同舞，或是乘風長叫，人在靜寂深夜驟然聽見，莫不興起秋光漸老思鄉之感。」

雲飛見他說到這裏，仰首瞻天，對月長嘆起來，看那神情必是眷懷家鄉，當即向其頷首說道：「孫壯士，我們雖係萍水相逢朋友，沒有多深多厚交情，但據雲某眼光看來，足下並非甘心墮落人物，暫時棲此情不獲已，不過俗諺有云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足下在此若是就長久了，只恐要沾染上綠林氣味，甚且因為他們這羣亡命之徒，作出一二無天案件，屆時偵騎四出，兵勇圍攻，一旦犂庭掃穴之時，足下縱然倖免於難，亦將再沒地方安身，那不後悔無及麼？」孫泰聽到雲飛這一番話，默然無言可答，沉吟半嚮，心中突然省動，慌慌張張的說道：「俺這個人真是天大的糊塗，只願將這陳穀子爛芝麻，和雲老師陳述說，却將一件很要緊的事情，攪在後腦子裏。」

雲子揚一聽孫泰話不對題，說出這幾句話來，不由驚愕不解，急忙詢問所以，那孫泰便悄悄的說道：「黑心姜德實的垛子窩內，昨晨來了一位甯安客人，到卡子上的時候，只說拜訪你們姜老當家，不肯投出姓名帖子，後來讓飛蛾兒曹與說，原來這人是甯安府衛護院，姓杜名振邦，關東綠林道上稱他爲大刀杜老，他今來到咱們小白山內，是因府衙中在前數日夜裏，去了三名江洋巨寇，除把知府周儉齋刺殺，並且傷了衙內兩名護院，後來更用金錢鑄打中了大刀杜老，被他拿言語一激，留下姓名住址，方纔知道是你師傅所作所爲，現在杜振邦因知白狼堡的楊氏雙雄，業

已洗手綠林，向老師傅等歸順，他便星夜馳抵這裏，和黑心姜德寶商量毒策，讓飛蛾兒曹興暗中告訴，說甯安府快手左洪等人，已作三路向你老師傅們進攻，一是敦請姜德寶他倆師傅，在虎陀峯佈下羅網，引透你們前來比劃內功，二即暗差一批兵勇，向白狼堡猛烈進攻，三為祕遣鎮關東沈翼飛，率領一班衛士衙役，直撲昂古喀爾寨，使你和同姬隆風等老師傅，顧此失彼，手足無措，只要將一處地方攻破了，即可翦除你們一部勢力，雲老師傅！俺因蒙你那此大德，及憎惡姜德寶等盜竊行爲，所以担着血海般的干係，將他們底細完全洩告，從此以後，俺在這裏假說不能存身，且有殺身大禍在後面，你如再有什麼用我地方，俺孫泰決是萬死不辭！」

### 荒 山 俠 蹤

雲子揚聽了孫泰這番話，果然正如姬隆風師兄所慮，心想白狼堡已有劊子手楊龍雲鎮，及鐵胆穆春霖在彼協助，甯安府的軍勇縱然前去圍攻，也只是自己討苦吃，莫想能將子陷落，惟喀爾寨趙元龍等人，因爲一點消息不知，絲毫沒作準備，假若被他輕騎襲，一湧入內，那不僅獨合寨獵戶要受塗炭，蘭兒更將成爲彼輩俘虜，雲飛暗忖到這一點，打算尋姬隆風等商議，却已來不及了，只好對孫泰拱手稱謝道：「難得足下如此古道熱腸，肝胆照人，俺雲某實真感謝無盡，目前足下既欲脫出這塊子窠，重興踏上路人大路，老拙以着這片面皮打算一客不煩二主，你乘着一匹快馬，夤夜趕奔喀爾寨中，給獵戶首領趙元龍送一信息，教他立時召集衆人，準備攻甯安兵勇，再足下路過老林窪時，順便到那黃家老店，找尋俺師弟蔣城芳，教他和你一齊奔喀爾

寨，幫助趙元龍抵禦一切。」雲飛說話至此，復由身上掏出一包碎銀道：「足下將這拿去作爲盤川，馬匹不知現成有嗎？」

孫泰在這小白山內，原是暫爲棲身，今受雲飛這般託咐，心中十分大喜，忙道：「銀兩馬匹俺這都很現成，雲老師傅不用分心，但俺現在所憂慮，是恐甯安府所發輕騎，已先到達，俺同蔣振芳師傅趕抵那裏，落在後面，雲老師還有什麼可補救的嗎？」雲子揚聽他這話，連連點頭不已，當向孫泰低聲叮囑道：「萬一真如閣下所慮，喀蘭寨已被甯安府官兵攻陷，你可轉告趙元龍，叫他帶領少數有力獵戶，逕奔九環灣穆四爺店內，就是足下和蔣振芳師弟，咱們亦在穆家店相會吧。」

## 第六章 第二十三章

孫泰經過雲飛吩咐，急忙由座怪石後面，牽出自己騎的牲口，並指給雲飛赴金剛崖道路，更說這次和鐵面佛比劃時候，千萬不可性急貪功，甘冒危險，據聞他師徒在那金剛崖後亂石窩中，業已裝設許多埋伏，準備將你三位一戰挫折，至於置下什麼機關暗器，因爲異常嚴密，實在無法可以偵知，請老師傅最好小心吧。」雲飛見他說罷此語，即行扳鞍整鐙，飛躍上馬，再將雙手望上一拱，道聲珍重，絲鞭只略揚了一揚，便向山下如飛馳去。

雲飛見孫泰去後，心想今夜真是奇遇，可見在江湖道上闖的人，交友須多，結仇要少，像孫泰這種萍水相逢的人，際此千鈞一髮危急的時候，能給自己報告此等消息，實是意想不到的事，

更難得他担着巨大干係，不辭長途跋涉，竟肯冒犯刀劍斧鉞，往喀蘭寨送此急信，這與沈勇豁出自己性命，飛騎奔入九環灣告急邀援，都是同一俠肝義胆，叫人生起無限欽敬和景佩。雲子揚暗想到這，急忙按照孫泰所指途徑，抄小路直撲金剛崖，當他走過幾支山嘴，方見任小黑領着姬隆風等人，由石叢緩緩來到，雲子揚劈面迎了上去，面上裝出憤怒神情，向韓如冰說道：「韓老兄！咱們弟兄在這半生裏，也曾跑過幾多碼頭，見過若干陣式，沒想到今夜來此虎陀峯上，處處得受他人提調，受他人查盤詰問，俺雲某若是在十數年前，火氣還沒脫盡時候，任憑擺上八把刀子，早就不肯聽這一套了。」任小黑見他這種神情，以為受了孫泰的氣，忙即嘿嘿笑一聲道：「雲老師傅，你我俱是外面闖的人，誰肯對誰奈何？只因飄把子這樣吩咐下來，我們不能不照着他的話辦，就是適纔那位孫頭目，他也是新來垛子審的，怎敢把當家的命令當做兒戲？雲師傅！你們衆位隨鄉進鄉，近俗隨俗，暫時耐住一點性子，俺任小黑只要將你衆位送到金剛崖下，便什麼責任都沒有了，你們被了那點委屈，儘管找俺當家去算帳吧。」

雲飛聽他這麼的說，心內不由暗暗好笑，當把孫泰所有言語，乘機一一告訴他們，姬隆風聽了這話，勃然怒形於色道：「好個奸黠狡詐的大刀杜張邦，他竟施出這條狠毒絕計，來暗算俺們，今夜只要相逢着了，我姬隆風鞘內霜鋒，定要紅染他頸上熱血！」姬老英雄說猶未畢，猛見當面前有座峻峭巨石，聳立路旁，懾然似一座天生屏障，將後面景物擋得嚴嚴密密，分毫不露，這

時石旁一陣驟响響起，轉出十二三對紅燈，以及七八條光燄熊熊火把，再向入光燈影裏一看，只見左右分列着三四十名匪徒，一色青絲包頭，青布褂袴，手內捧着雪亮的鬼頭單刀，形勢好不威武兇猛。姬隆風等五人就緊步走去，邊走邊打量這羣匪徒，只見左邊站着的正是黑心姜德寶，右首立的鐵胳膊謝大剛，正中乃是一位頭大項粗，臂闊腰圓矮胖僧人，想必即係姜德寶藝師，外號人稱鐵面佛的如癡和尚。姬隆風等來到切近，即見任小黑躡行數步，趕到姜德寶身邊低言幾句，便聞鐵面佛聲如洪鐘似的哈哈大笑一聲道：「來得甚好，真是名不虛傳！」

### 第三章 莽僧屁徒逞兇雙俠顯身手

這時皓月當空，倍顯明朗，幾顆金黃色的星子，因為不敵圓月光輝，只能遠遠嵌在雲邊天角像害羞女兒不敢近前，鐵面佛見草上飛行等來到，正是戌末亥初，沒有錯過分毫時刻，心中十分備服，當與黑心姜德寶邁步上前，向衆人把手一拱道：「諸位老師傅不辭遠道奔馳，和山野中的風霜侵襲，竟肯發動大駕，來金剛崖赴老僧約會，真使俺師徒兩無限感激」如癡和尚說到這裏，復又雙手合十，口唸阿彌陀佛往裏讓，接着道：「今夜適逢塵世間的中秋佳節，諸老師傅有家宅的理應團座眷屬，膝繞兒女，賞玩這一年一度的大好佳月！今被老僧冒昧發柬邀到這荒山僻野來，實屬太不入人情了，現在老僧略備瓜果三四，薄酒數樽，在金剛崖奇石上面，稍盡地主之誼，



並同諸老師傅共賞明月，「黑心姜德寶見師傅說畢，遂亦強作笑臉說道：「俺師徒別無肴饌，只具杯酒談心，請諸位不要見笑纔好。」

草上飛行韓如冰聽了，忙向鐵面佛含笑回禮道：「俺們來的這五人裏面，除開葉五爺和楊二當家以外，俺韓如冰和姬雲兩位大俠，雖然不敢說是跳出紅塵，皈依三寶，像大和尚一般朝聖禮佛！但是俺們三人都都無家無室，一無眷戀之處，且心如古井之水，不揚波紋，平生所作所爲，所行所動，亦都不管閒雲野鶴飛絮飄蓬，任他塵寰中的功名利祿，軟紅十丈，皆莫能够稍動心弦，故今雖值中秋佳節，蒙大和尚折柬相邀，莫不欣然前來赴約。」如癡和尚聽了草上飛行這番話，將頭點一點道：「韓大俠英名蓋世，姬雲二位也是譽滿南北，葉老施主在江南走鏢的時候，江湖道上那個不知神刀葉五爺大名？今夜諸位肯賞金面，來赴老僧此等約會，實使俺師徒兩萬分榮幸！」鐵面佛一面說着，一面讓韓大俠等前行，韓如冰邁步上前，踏着崎嶇的山道前進，展眼間已到達形勢奇特的高崖上。

這座奇特的高崖，正是金剛崖，全崖盡是崢嶸的怪石，東南西三面，滿是陡峻的峭壁，斜坡而下，崖脚三面更有奇形石峯，猶如猛虎似的環繞着這金剛崖，這種怪石峯就是叫做虎陀峯，這金剛崖處在種險峻的虎陀羣峯之中，沒有絕好的武功，休想上得崖去，北面靠山道的一面，崖貌更是奇特，筆直如壁，宛如天然生成的石壁，且平淨晶潔，從下到上絕無攀援着足之處，在二又

## 第六集 第三章

來高的崖腰間，更有一塊巨大的圓石，平生任崖腰，寬有百尺，也是平淨晶潔，儼如冰輪，韓如冰拾頭賞覽間，後面如癡禪師已開言道：「這座金剛崖的奇石上，就是我們飲酒賞月所在，諸位都是武林前輩，這區區高崖，想都能飛縱上去吧！莫要錯過良機，大家上崖吧！」說完這番話，雙足微墊，一個「一鶴冲天」的輕功絕技，即行躡上崖石，黑心姜德寶接着面含笑容，向五人拱手道請！雲飛相度這座怪石崖，足有二丈來高，自己和韓如冰姬隆風三人，輕功都有很深造詣，決能飛縱上去，但是葉五爺與小閻王楊二虎，他兩人輕身提縱術不知如何？

雲子揚暗忖至此，即開如癡禪師在上笑道：「諸位老師傅，快請上來，高處更好賞玩明月哩。」雲飛爲人異常機警，恐如癡在上乘隙狙擊，忙即將頭搖一搖道：「俺雲某生來笨手笨腳，那有像你大和尚這般絕頂輕功，我雲飛怎麼躡得上去，大和尚你是成心要叫我難看了。」雲飛話未落聲，趁鐵面佛仰面大笑時候，猛然施出「一鶴冲天」的輕功絕技，竟躡起兩丈餘高，半空中腰裏一疊勁，捷如飛鳥似的，向石崖上撲去，展眼間，已飛落在如癡和尚的身旁，並連連拱手含笑說道：「今夜活該不教丟人，竟能躡上這高崖石，老師父休要見笑。」如癡和尚見雲飛輕功提縱術有這等造詣，心頭不由暗暗吃驚，接着瞧見韓如冰姬隆風二人，也竟施展一鶴冲天的輕功絕技，同時拔起身軀，飛起三丈來高，眨眼間，即行聯翩登上石崖，如癡和尚暗中更自點首稱贊道：看他三人這身輕功，實在是出類拔萃，難怪能威震武林了。

黑心姜德寶的輕功提縱術，雖亦不弱，也能躡上這座壁立的石崖，但他因爲刀創新痊，不敢運動施展，今見韓如冰等三人先後飛縱上去，崖下僅剩自己和葉錦堂楊二虎三人，他見葉楊兩人尙立着不上，他就趁勢向葉楊二人含笑說道：「他們幾位老師傳輕功絕頂，業已飛身上去，你二位若是慚意施展，咱們就向側面亂石坡上，奔躍上去吧！」葉五爺楊二虎琢磨自己輕功，實在難以飛上這高崖，今聽姜德寶這麼的說，便一齊微微笑道：「咱倆沒有此等輕身功夫，難向臉上貼這金紙，姜老當家，你就帶頭領路吧！承蒙貴師徒相邀，咱們本領雖是不齊，也不計較這些了，無論如何總要參與這種賞月盛會！」

### 荒 山 俠 蹤

黑心姜德寶聞聽此言，嘿嘿冷笑了聲，便展開身法，縱躍如飛的向左側崖面奔去。葉錦堂楊二虎二人跟着縱躍過去，縱躍過幾座怪石小峯，躡上亂石坡，這時姜德寶登上崖腰中的巉峭壁上，迴身向葉錦堂楊二虎二人一瞥，笑說：「兩位有累麼！崖上那塊圓石名叫朝元石，是虎陀峯金剛崖唯一的主石，正面山道的那面有二丈五尺的高，不但兩位懶得躡躍，就是我兄弟也躡不上去！這面雖則上去較易，但是這種陁峭石坡，武功如稍差點，也休想上得崖去呢。」說完這話，面現輕蔑氣色，又嘿嘿的冷笑了一聲，雙足一登峭壁，幾個躡躍已翻上崖腰奇石。葉錦堂楊二虎強抑怒氣，跟着躡躍上去，踏上朝元石上面，只見平淨晶潔的奇石，浴在明亮的月光中，光華照目，看去恰似一只鏡面。葉錦堂看得心曠神怡，剛才所受的悶氣，竟已全消，又見到奇石中央平鋪

錦毯，四圍設着幾座錦墊，錦毯中央擺着茶爐酒鼎，以及許多盃盤酒俱，見韓如冰已坐在仰面首席的錦墊上，姬雲雙俠挨着韓大俠左右坐着，鐵面佛坐在下首。這時鐵面佛如癡僧見葉楊兩人走來，立起身來招待，葉錦堂在右首挨着雲飛就座，楊二虎就坐在姬隆風身旁，姜德寶也就挨着如癡僧坐下。

這時已月到中天，光華耀目，遠眺盤秋嶺十八個崖頭，盡浴在潔白銀輝的月光中，愈顯得層巒疊嶂，樹木蔥蘢，靜幽幽的一片景色，草上飛行等五人瞧得清心明目，性曠神怡，幾乎忘却赴會較技的事了。這時如癡禪師見鐵胳膊和神彈子二人；還未上崖來，便向姜德寶吩咐道：「虎陀峯上今夜集會，承蒙韓老師等不辭遠道跋涉，惠然降臨，實係爲師生平一大快事，你快請謝牛二位當家，齊來參與，人多豈不越發顯着熱鬧！」姜德寶見師傅這麼的說，急忙走至朝元石的東邊，翻落到崖腰的石上，用口噓噓哨了兩下，當見鐵胳膊神彈子二人，由潛伏在樹林中的隊伍裏面，匆匆走出來，立在崖下，鐵胳膊謝大剛低聲問道：「姜二哥，你有什麼吩咐嗎？」說完這句，挺胸紮袖，意氣軒昂。神彈子牛春生也是氣勢洶洶，瞪眼昂首立着，兩人神情專待姜德寶暗示，便可率領弟兄以命相搏。姜德寶見了含笑搖首，低聲說道：「現在還不是時候，你們哥倆休要如此性急，且先上崖來，與那幾個老兒會上一面，然後再見機行事吧！」牛謝二人只有翻上崖腰。兩人翻上了朝元石，楊二虎便向雲飛等引見一遍，雲子揚便笑嘻嘻的說道：「謝牛兩位當家，俺

們在白狼堡俱已會晤過，並蒙賜教各種技藝，今夜中秋佳節，復又在此幸遇重逢，真是使人萬分愉快啊。」謝大剛想到那夜慘敗情形，心內早已含着忿怒，今聽雲飛這麼的說，不由冷笑一聲道：「俺姓謝的栽在白狼堡裏，這是人人俱皆知的事，用不着你雲老師傅揭發短處，再說俺們江湖道上闖練的人，誰不有個三起三落，能够一根竿戳到江底？只要自己篋子骨硬，任憑八把尖刀放在頸上，不氣餒不拉稀，不向人奴顏婢膝搖尾乞憐，甚至於把過命的朋友都給賣了，即使怎樣栽了跟頭，別人也當稱他一聲漢子，不會罵作恬不知恥小人。」

雲飛聽謝大剛這一段話，表面雖在答覆自己，實際却係暗罵楊二虎弟兄兩人，當下借着雪白的月光，對小閻王面上一看，只見他氣得額脹筋浮，豆大汗珠往下直滴，並暗暗捏着兩支拳頭，說不定就會跳起來動武！雲飛看到這，急向楊二虎悄悄遞了個眼色，向鐵路膊謝大剛哈哈大笑一聲道：「謝老當家的，你在關東道上開山立櫃，戳竿多年，說話自然有典有章，還用俺姓雲的挑擔？不過你這篇堂皇道理，只能適用一時，不能概括終生，俺再說句你不多心的話，綠林裏面闖的英雄，眼前雖是自由自在，無拘無束，但終不是永生歸宿所在，等到年紀一老大了，或是頓悟過去所作所爲之非，勢必要放下屠刀，另找一個清靜門路，與其到那老邁龍鍾方覺悟，何如趁着年富力強時候，懸崖勒馬，急流勇退，拿着自己一身絕頂武功，無論獻身朝廷，繫與社會，何愁不能得到封妻蔭子，富貴榮身？即使再退一步來說，只要個人洗手綠林，改惡向善，賣刀買犢，

貨馬租田，作一個安分守己，純良百姓，也替子孫後世留下幾多陰德！謝老當家的，你若能够頓覺前非，幡然改圖，綠林道上不管拿竿先進，後生小子，包沒一人笑你卑鄙怯弱！」

如癡禪師見雲飛這一番話，好比波掀浪湧一瀉千里，不獨說得謝大剛忿怒全消，就是神彈子牛春生和近旁侍立的幾個弟兄，亦都低下頭去，默默深思，鐵面佛賭此神情，暗暗道：「聲不妙，急忙舉盃向衆人勸酒道：『洒家適纔已申明過，此刻只許衛盃賞月，飲酒談心，很用不着重提過去之事，像咱們在江湖道上闖的人，雖然戳下竿子拉個幫夥，但劫的是貪官污吏，殺的是那奸淫小人，從來沒有妄取一文錢財，誤傷半個良民，即使背上強盜這一類的名字，行動却與俠義毫無出入，佛經上面說的，修行不一，歸趣同途，咱們日常所作所爲，只要自己沒有虧心，不怕別人如何挑眼。別人若要拿着什麼俠義招牌，向咱們一個勁的欺負，咱們是不能忍受的。』」

鐵面佛說過這幾句話，瞥見謝牛二人精神陡振，恢復適纔那種雄糾糾的狀態，便即將那一盃巨酒，當先喝了下去，並把盃底照向韓如冰等人道：「諸位老師傅休嫌味薄，隨便盡一兩鍾吧。」草上飛行鬼見愁瞧了，心內不由一陣暗笑，遂與姬雲葉楊一齊喝乾道：「老師父休要客氣，這酒就够甘香醇濃四個字了。」他們如此盃來盡去，約摸喝過五六鍾，那鐵面佛突然把臉一沉，向韓如冰等冷笑道：「洒家乃是世外之人，本不應當多管閒事，無奈姜德實是我出家人弟子，諸位老師傅在事前亦皆知道，俗語說：打狗看主人，罵豬瞧戶主，他縱有一星半點不對，也該看在他貧

僧薄面，多少有個耽待，那方顯得江湖道上情義，爲甚當着白狼堡的弟兄面前，剝了他的臉皮，傷了他的手足，更把俺這毫沒沾惹的驗佛僧人，提名道姓的惡罵！諸位俱是武林中的老前輩，門下也有桃李，試問別人栽了你的高足，那把你當師傅的鑄在裏面，這種道理如何說呢？」

姬隆風等聽了如癡這番話，方知黑心姜德寶栽在雲飛手裏，心內異常銜恨，捏造黑白，搬動是非，故意把鐵面佛愆愆忿怒，叫他抖出少林絕頂內功，來和自己三人一爭勝負，這個莽和尚竟信以爲真，出首來和徒兒報仇了。姬老英雄想到此處，掀鬚微笑說道：「大和尚是少林名僧，江湖道上技擊前輩，對於賢徒姜老當，氣憤之言，難道不會加以忖度，就一味憑信了不成？因爲俺與韓雲二老師傅，雖然久仰大和尚的威名，却始終未晤一面，更談不到什麼恩怨相結，俺們三人縱卽怎樣糊塗，亦決不能脂油朦心，向你出家人無端污辱，你上次夜入白狼堡內，乘葉五爺醉臥之際，將他髮辮悄悄割下，並趁韓老師傅追逐刺客，在硯石下留給一書，似此等不察虛實，善噴易怒舉動，在普通人尙且不可，何況你乃是個佛門中的弟子呢。」

黑心姜德寶知道乃師脾氣，誠恐姬隆風反覆解說，將自己虛偽完全揭穿，尤懼小閩王楊二虎接過話去，把個人在小白山歷來所作所爲，一咕碌抖了底子，鐵面佛雖不反對門徒側身綠林，但是憎惡作那傷天害理的勾當，故沒等待姬老英雄說畢，卽行嘿嘿冷笑道：「姬老師傅真是久歷江湖，經驗豐富，不愧爲形意拳名家，想那夜在白狼堡裏，倚仗自己人多勢衆，比劃時候又佔了一

二上風，除開將俺和謝牛兩位當家栽了，並口出狂言，把俺恩師擗得半文不值，如今見俺恩師來到關東，在白狼堡中顯示一點絕技，今天更將你三位邀來虎陀峯，較量內功，便又頓然改換口吻，說出此種冠冕堂皇言語，姬老師，你在江湖道上創的萬兒，不管南北各地碼頭，關裏關外豪傑，只要提起姬隆風這三個字，誰不傾服得五體投地，詎料今天逢到節骨眼上，也會人前一面，人後一面，和婦人小子沒有多大差別了。」

### 第六集 第三章

俗諺說：遣將不如激將，這話真是一點不錯，姬隆風本想藉此機會，和鐵面佛折辯一遍道理，把是非曲直完全闡述明白，如癡僧假若被姜德寶欺瞞，盲目受他利用，只要經過自己點穿，也許能掃除一切嫌怨，將擺在眼前的洶濤惡浪，化做惠澤甘霖，更許步履楊氏雙雄後塵，命姜德寶脫離綠林羈絆，踏上人生正途，做一個任俠行義風塵傑士，再就自己和雲飛所負使命而言，若添上姜德寶他倆師傅這對幫手，將來搭救王總督郎舅時候，豈不更增加一部勢力！姬隆風本打算這種意念，這時姜德寶竟說出這番話來，老成持重的姬老英雄被他這番話激惱，不禁怒冲斗牛，憤然變色道：「姜老當家的！俺姬隆風從二五歲闖蕩江湖，至今已五十餘載，技藝縱然不精，一生毫無建樹，但在品德這兩個字上來講，從來却是心口如一，不會怎樣賣弄花梢。姜老當家！今你竟忝不知恥，抵面說出這種欺天滅理的話來，老朽已無須徒逞紅唇白齒，作這毫無裨益的辯論，現在咱們已酒足飯飽，你師傅倆既是不吝奧秘，邀約俺等前來賜教，請立時劃出道來！我姬隆風



雖然年邁無能，却也要首先承教了。」

當時如癡禪師瞥見幾羣由北往南掠去的寒雁；經由崇高的盤秋嶺上，飛過虎陀峯的高空，長  
 一聲驚，瞬息即消逝牠的影子，他看到這鴻雁掠空，想起姬隆風等三人，飛上崖來所施展的提縱  
 術，實已到登峯造極，自己暗想；事先若沒有在崖下裝置埋伏，僅憑個人一生所學，不但絕無勝  
 利把握，只怕還要栽在他三人手中。鐵面佛正想到這裏，聽見姬隆風說話轉強，教俺師徒劃出道  
 來，不由微微一笑說道：「姬老師乃是武林前輩，馳名天下的風塵大俠，何必問劣徒德實一般見  
 識，今日貧僧既然自不量力，想跟你諸位大俠學點真實功夫，較量較量內家掌力，貧僧已擇定一  
 塊平坦地方，拋磚引玉廣請教益！」如癡禪師說到這裏，站起身來，雙手一拱接着說：「諸位老  
 師傅休嫌簡慢，咱們回頭再來飲酒賞月吧！」話聲方落，臉色突轉嚴肅，接着更是哈哈大笑一陣，  
 當即雙腳一點，躡向朝元石南端崖頭，神態十分狂傲。韓如冰哼了一聲，眼向姬雲兩人一瞥，  
 這三老也就跟着躡到朝元石南端，葉錦堂楊二虎二人同時也跟奔過去。這時如癡禪師見姬隆風等  
 俱已跟來，便抬手向金剛崖下一指道：「崖下亂石崢嶸，形勢陡峻，只那崖腳前幾堆巨石中間，  
 略有一點半坡所在，諸位老師傳請在那裏賜教如何！」

姬隆風等乘着如水月光，順着如癡禪師手指處看去，不禁暗暗稱奇，只見這金剛崖的南邊崖  
 下，別有一番奇境，原來這兩邊崖腳下，羅列着十八座巨大怪石，這十八座怪石是從東側崖腳起

列着弧形形式；向外排列到西側崖腳，這樣半圓形排列着的十八座巨石，每座距離全是八尺來遠，且大小儼如一致，每座石頭且俱聳然立着，猛看恰似活人一般，尤其每石筆立修長，磅礴氣概，以及突兀的兇猛景象，真好比是十八尊護法金剛，在拱衛這金剛崖禮聖。這半圓形巨石的中間，有一塊綠草如茵平地，面積約有五丈見方，被十八座怪石旋迴繞着，真是好一個比劃所在！姬隆風看到這種奇絕境地，想起楊二虎那夜探情形說，黑心姜德寶壓下一般匪徒，對這空漠漠的荒山裏面，不分白晝黑夜，看守得異常嚴密，禁止一切閒人向這地接近，料知其中必定大有精微奧妙，恐被人悄悄洩露出去，更想到二虎在那蘆葦叢中，失掉馬匹，驟遇一位白髯老人，指點迷惘，並教他傳言俺們三人，休仗自己軟硬功夫，看輕敵人，更要從什麼「蛛網遊絲」上着手，此刻又見如癡和尚如此狂傲，似此種種情形看起來，已可斷定如癡和尚他倆師徒，在這崖下裝置埋伏了。姬隆風正想到這，見鐵面佛陸聳雙肩，脫去肥大僧袍，隨手甩在崖頭，遂轉面向自己等抱拳含笑道：「三位老師傅那位當先賜教？俺和尚在下面恭候了！」如癡禪師話未落聲，一個「蜻蜓三抄水」的輕功絕技，縱身向崖下飛落，身手矯捷輕靈，他落到崖下一座金剛石上，接着兩足微點，人已落在細茸茸的草坪中央。

雲子揚瞧他這種蹩躓功夫，真是輕比落葉，矯勝猿猴，錯非擅長登峯這極內功，詎能臻此，當望韓如冰姬隆風二人說道：「二位兄長替我接着，待小弟我先去獻醜。」雲飛話未落聲，姬隆

風急忙接聲說道：「師弟，愚兄適纔已經說過，當先向他如癡禪師領教，你同韓老師還是就一就吧，俺不成時你再下去接替吧！」葛上飛行韓如冰大俠聽了，忙向雲飛攔阻道：「姬老師已向如癡僧叫過陣，理應由他先下去較量，假若不是鐵面佛對手，你我再接着去承教吧。」黑心姜德寶聽了韓姬雲三老說話，認爲他們看出自己恩師的功夫精湛，所以才有這舉動。遂望謝大剛牛春生兩人蹙眉弄眼，笑道：「今夜虎陀峯上這場比劃，真是丁對丁，卯對卯，絲毫不能含糊，你我得見此等神功較量，慢說勝過舉藝三年，用功五載，直比苦練一生還要有益呢。」鐵胳膊生性莽漢，且又深誥着白狼堡內剝辱，今聽姜德寶這麼的說，不由嘿嘿笑一聲道：「俗語說：強中自有強中手，能人背後有能人，像俺哥們這等無能之輩，只好任憑別人躡躑，別人欺侮，誰知今夜也會碰在青石崖上啊。」謝大剛說至這最末一句，復對韓姬雲三老斜睨一眼，更朝楊二虎葉五爺把臉一翻道：「俺在白狼堡內雖然裁過跟斗，今夜却也要趁個熱鬧，趕到他老師傅們比劃完畢，咱們借着這大好月亮，大好場子，回頭再向你二位領領教吧。」小閻王見謝大剛說話如此狂妄，竟又來挑戰，胸頭異常憤怒，當亦亢聲答道：「謝老當家只要不吝技藝，肯賜教益，毋論什麼地方，什麼時日，俺與葉老師傅俱可奉陪的。」

楊二虎這話方纔落聲，猛聽崖下如癡僧又在叫陣，即見姬老英雄脫下長衣，將那口古劍提給個人，含笑說道：「楊二當家，你眼前閉着，替俺背上這柄寶劍吧。」姬隆隆將兵器交給楊二虎

，接着—緊腰帶，腳上腿帶，並把兩支寬肥長大袖子，望上面略挽一挽，然後雙足一點，一個「雁落平沙」，縱身向崖下飄落，姬隆風落到草坪中，丁字步一站，向鐵面佛拱手含笑：「老朽雖會幾手莊稼把式，但是年邁之人腿腳遲慢，大和尚是獨步武林少林門中的高手，老朽焉能是你大和尚的對手，老朽是求教而來，少時求大和尚掌下留情。」

如癡禪師見姬隆風銀鬚飄洒，態度從容，知道內功已到爐火純青，當忙含笑回禮道：「老師傅是與一家武術，以形意拳走遍中原無敵手的武林能手，怎麼說出這種客氣話來，請老師傅不吝精奧，施展出真實功夫，教老朽見識見識形意拳的神奇！」他將這話說畢，雙手向上一合，兩腿往外一分，一個「老猿參禪」的姿式，將渾身的氣功完全運足，旋望前面跨進半步，向姬隆風道了一個「請」字。姬老英雄見他合掌有風，移步土起，心中不由暗暗誇獎道：「俺這一生闖蕩江湖，奔波南北，也曾見過幾多高人，會過多少內家名手，但像如癡和尚此等內功，却真如同鳳毛麟角。姬隆風見這如癡和尚已得少林派真傳，不敢稍存輕視之意，立刻間用形意拳的架式一立門戶，將兩臂由左右往裏一環，雙掌是一掌懸敵，一掌護身，口中道聲：「大和尚你賜招吧。」

姬隆風如癡禪師二人各亮開架式，各把門戶立好，鐵面佛自恃武功已得少林派武術精奧，輕功提縱術已臻爐火純青，一生未遇過敵手，平時是驕狂妄傲，這次邀韓姬雲三俠來較量內功，更是在金剛石上設下奇秘埋伏，故氣益發狂妄，這時見姬隆風立開架式，翻掌亮出式來，立時踏

中宮走洪門，欺敵前進，右臂一伸，一照面就掙排山逆掌，一掌向姬隆風右肩打來，姬隆風知他這趟拳術不俗，立時往左一斜身「白雀亮翅」，身軀隨着一轉，用「撲膝指墜鏗」左掌奔鐵面佛的肋上打來，鐵面佛「跨虎登山」式，往右一斜身，却用十八羅漢拳下盤招術「腿力跌蕩」，他動手的情形十分凶猛，腿力跌蕩是連環四式，這是最難擋的招術，完全傷對手的下盤，姬隆風一看鐵面佛果然是少林嫡系，身手不凡，但彼此並無深仇大恨，一照面就用這種少林門中最難擋的毒招來對付個人，心裏十分憤慨，姬隆風心恨鐵面佛發招惡狠，但神情仍沉着穩逸，他在形意拳上數十年的功夫，那裏就能被他打着，用「跨虎登山」式往前一上，施展形意拳來對付這鐵面佛，連讓他兩式，在第三式過來，姬隆風一個斜身探掌，用形意拳第四式的「燕子穿林」，右掌斜切他的左腿，如癡和尚一換式，右腿又到，姬隆風往起一提，右掌撤回來，却用「海底針」往鐵面佛迎面切來，任憑鐵面佛撒的多快，姬隆風的掌風已掃着他的鞋尖，鐵面佛驚得一身冷汗，可是這一來凶饑更盛，他手低下是越發的毒辣，姬隆風也是驚心，如癡和尚實有真實的功夫，十八羅漢手他運到火候，內八式的驚、慌、烈、猛、狠、毒、快、疾，全在功夫上顯露出來，外八式的是：封、避、閃、跨、勾、擄、捧、打，更是招招見功夫。姬隆風在終南山古剎中十二年的苦修，已把岳武穆精研出來的內經，化五行十二形的原理，研究得盡得其祕，把形意拳術探討入微入奧，今日遇到少林名手把招術也是盡量施展開，此時所運用的是十二形，按：龍、虎、猴、馬

## 第六集 第二章

、龜、鷄、燕、猿、貓、蛇、鷹、熊，十二形演爲拳術，把這形意拳術的精華推演出來。姬隆風所走的這套拳術，講究的是一元、二總、三青、四氣、五惡、六方、七拳、八要、九宮、十日、十一格、十二形，十四打法，這種拳術不僅是防身禦侮，實爲性命雙修之術，這形意拳的八字訣要分爲：頂、扣、園、毒、抱、垂、曲、挺，姬隆風受盡千辛萬苦，內外雙修，已竟把神髓得來，精究得有鬼神不測之妙。但是鐵面佛這十八羅漢拳已到爐火純青，登峯造極，兩下裏各展身手拆招對掌，棋逢敵手，誰也佔不了上風。兩下裏這一較量上，實是各別驚人，所有在崖上看的，人全是目瞪口呆。

當時這位姬隆風極力閉這種五行形意拳，如癡僧竭盡了全身本領，兀自占不了上風，動手到三十個回合，這鐵面佛已氣燥心急，姬隆風却仍靜如山嶽，動若江河，閃展騰挪，進退靈活，起落敏捷，引式進招，已逼得如癡禪師步步後退。這時鐵面佛在情急之下，竟用了險招，姬隆風這時施出一式「雙峯貫耳」，用這一招要變式爲「劈身登脚」，這是自然的變化，如癡禪師認爲是有隙可乘，豈肯放過，故意的不躲他這一招，雙峯貫耳掌堪堪的將打上，他却不從當中往外封，這是他陰險的地方，他由十八羅手，化出掌法來，反由外往裏向姬隆風腕子搭來，他爲的是叫姬隆風掌風往外一撤，他却要用「金龍探爪」，把姬隆風的眼戳瞎，姬隆風知道這種招術的厲害，口中喝聲：「好俊的絕招！」一矮身兩脚稍往後點出一步，形如猴子，雙掌向上斜翻，一個「順

水推舟」向鐵面佛下盤旁去，鐵面佛身往前撲，絕難躲閃這雙掌。鐵面佛武功畢竟不凡，他竟雙足一躍，往後倒躡出去，但饒是鐵面佛功夫精純，姬隆風這雙掌發出，勁足勢疾，掌風餘勁尙厲害，鐵面佛往後躡去幾步，到後來就收不住勢了，步履踉蹌的望後撞出五六步去方才站住。

這時姬隆風抱拳拱手，笑吟吟的道：「大和尚掌下留情，老朽承讓了！」當時這位如癡禪師滿面通紅，立刻惱羞成怒，觸動了殺機，想把姬隆風引到金剛石上，讓祕設的暗器將他擱下石來，然後再來對付韓如冰等，他打定主意，立刻向姬隆風道：「姬老師傅，你的掌法絕倫，酒家是認敗服輸。現在我和尙要求較量輕功」，如癡禪師說到這，用手一指身後金剛石道：「這十八座金剛巨石上，較量輕身飛騰之術，同時還想在拳術上求求教益，姬老師傅意下如何？」姬隆風冷笑一聲道：「我是捨命陪君子，大和尚大約較量完了輕功，還要過兵刃吧？」如癡禪師臉一紅答不上話來，姬隆風知如癡禪師已起毒意，自己未到這虎陀峯來，已知他祕密裝置機關埋伏，此刻要在金剛石上較量飛騰縱躍術，可知這金剛石上定設有埋伏，今他想把個人引誘上去，逞他的凶謀。姬隆風藝高胆大，沒把這埋伏安在心裏，當時又冷笑一聲道：「大和尚是少林派中健者，輕功縱躍術，定是更爲神奇，大和尚你先行！老朽奉陪。」

如癡禪師聽了姬隆風的話，面現羞慚，心內却是暗暗恰意，暗想你的死期已快到，楞敢狂妄！他暗自竊笑着，一下腰，已竟騰身而起，捷如飛鳥，颯的已縱出一丈多高，身軀落在中央第九

座金剛石上面，兩腳站定，向姬隆風一點手，姬隆風正想飛身上去，猛聽師弟雲飛在朝元石上高叫道：「師兄！上去比劃須加謹慎！提防他的獨門祕技！」鐵面佛聽了雲飛這話，心內大驚，便故意仰面大笑道：「姬老師如果害怕涉險，不慣在此石崖上較量，洒家一生不作強迫事，咱們就此收束了也好。」如癡禪師說畢這話，復又一陣冷笑，姬隆風憤慨萬分，肩頭微恍，更望正東第八座金剛石躡躑上去，舉步試探石上各方，端如平地一般穩妥，毫無鬆軟油滑狀態。當時鐵面佛輕點巧縱，賣弄飛騰絕技，他沿着石邊從第九座金剛石飛躍越過三座巨石，縱躍如飛的全奔邊沿走，他的輕功縱躍術，真有驚人的造詣，身法巧妙，輕如狸貓，巧似猴猿，這樣縱躍一週，仍是從邊沿翻躍回來，這時見姬隆風飛縱到第六座巨石，立刻間飛也似的躍到第七座巨石上，更乘姬隆風腳未站穩，探手翻掌用拂山逆掌向姬隆風擊去，跟着一個「天馬行空」飛越過去，身軀懸空就展出少林獨有祕技「搏雲捉月」，拳到腳到猛然向姬隆風襲來。

姬隆風瞧鐵面佛這種輕功躡躑，心內大吃一驚，這時瞥見如癡僧用「搏雲捉月」，人到手腳齊來狙擊，他知少林門此等招術，不但成爲一派菁祕，且在武林中亦不易找到真傳，自己假若不明厲害，用手去格上面雙拳，準被他兩足踢傷心窩，如僅排他下面雙足，華蓋頂上一定遭拳擊中。姬老英雄一生若干經歷，手眼心神沈穩異常，自見如癡僧奔躍過來，看出他的神態匆急，那種刻不容緩神氣，便知他要施展毒手，將個人一下制倒，當於暗中即早作了準備，今瞧他竟施出這



種絕技來，雙拳二足如飛擊來，因亦抖出真實內功，忙將腰身往下一沉，一個「黃狗鑽洞」姿式，直由如癡僧足下閃了過去，更防和尙往後奮蹴一足，再把身軀向前一伏，待他反足踏空虛了，蹶回身來掄拳擊時，他方挺然將腰直起，用五行連環掌往外一排，接着更是連環的卸去，鐵面佛見姬隆風功夫驚人，居然閃開自己這種絕招，心內已然暗暗佩服，今見連環掌不斷切來，自己心氣若略浮，或是眼神稍微發岔，準定吃他一掌切中，數日前功豈不一且盡棄？如癡禪師早已安下殺機，這時要制敵一機，不教姬隆風緩過氣來，閃展騰挪的施展小巧之術，避開姬隆風十數餘掌，自己假作招架無及，猛然將下面脚步移動，向設有埋伏的第七座巨石躡去，姬隆風雖已知他的毒計，不願就冒一點危險，但見如癡僧平躡斜躡，如履平地，以爲他只仗着輕身功夫，在金剛石上討取便宜，想把自己和雲飛等壓倒，如今見他撥掌躍走，躡至正東第七座石上，面上更顯出氣喘形狀，當認爲他氣力不敵，乘勢稍緩，當就不計他的詭謀，想不能教對方蓄滿精力，再作死鬥，故沒待鐵面佛施展身手，即行起個「丹鳳展翅」躡步，向如癡僧站的石上躡去，詎料他雙腳踏着那石上，猛覺腿部往下一軟，人也突望下面矮落半尺，姬隆風暗叫一聲不好，正擬向石邊巨石躡時，只見如癡驟現猙獰面目，將脚望下重重碾了一下，口中並冷笑一聲道：「對不起了。」當覺自己站的那塊石頭，陡然現出一道裂紋，下面自行湧起極猛烈的黑烟烈火，姬隆風雖然老於江湖，見過若干新奇埋伏，但對這種穴裏噴烟玩意，却是第一遭遇着，立刻癡神壹氣，以氣納丹田

## 第六章 第四 章

，抱元守一，以神役氣，以精氣貫週身，這位形意拳國手，竟用五氣調形之力，把氣提住了，全身只要有一枝樹枝之力的憑藉，就能懸住了身形。這不過是一剎那之間，姬隆風雖施展神功，提住身形，但全身被猛烈的黑烟瀰漫住，兩眼已不能視物，原意要躡往近旁巨石上，如今却被煙霧騰騰罩住，一時竟至沒有方法施展。

姬隆風雖踏在這險惡的危機中，心神仍不亂，運動週身神功，猶如練有鐵布衫，已不怕暗器襲擊，這時耳中聽得噹噹，立刻運用神目，一掌護胸，一掌遮住面目，忽然間見從石縫中射出兩顆黑星點子，直望自己面門上撲來，他知來的這種東西，必係鐵質暗器，因為閃躲跳躍不及，當忙施展空手入刃本領，將那兩顆鐵器連着接住，跟着又開得鋼條沙沙發嘯，由脚旁的罅隙裏面，倏又射出三支利刃，這時那黑煙漸薄，看得比較清楚，姬隆風見是四寸上下小型鏢槍，向自己上盤襲來，遂又奮起連環五行掌，吧吧吧的完全拍落，並碰在石頭上面成爲粉碎。

鐵面佛見他單足立在崖邊，絲毫不顯傾斜，更能施展神功絕技，接住鐵彈，擊碎鏢槍，當時心頭不但大驚，且愈變成羞怒，急乘黑色硝煙還沒散盡，姬隆風尚在處置暗器時候，便即聳身過來，打算將姬隆風一足踢倒下去，詎料他方奮起腳來，猛聽得朝元石上有人斷喝：「好一個佛門中的弟子，竟是這樣惡毒，我雲飛今天要除你這個惡毒的凶僧！」話未落聲，人已如飛鳥般落到金剛石上。雲飛提着姬隆風脫下來的那件衣，脚未沾地施開招術，用長衣揮使着，等到雙足着地

，那黑色硝烟已完全掃開，立刻向姬老英雄把手指一翹道：「師兄這幾手功夫已够露臉的了，剩下交給兄弟我吧。」

姬隆風瞥見雲飛來到，並教自己歇息，當把陷在石縫中那一隻脚，拔了出來，向鐵佛面哈哈大笑道：「大和尚是少林名僧，譽滿關東關外英傑，不想今夜在此虎陀峯上，也會施展一些新鮮把戲，老禪師！俺姬某已是見識過了，你有什麼絕技再向俺雲師弟擺弄吧！」如癡禪師被姬隆風一陣譏諷，自己臉上。一陣紅一陣白，他一生矯狂好強，何曾受過這種羞辱。這時姬隆風把手一拱，冷笑着道聲：「再會！」鐵面佛心內更是忿火中燒，便揮臂向姬隆風大斃說道：「姓姬的！休要狂妄，咱們素興再過過兵器，看彼此究竟是誰行誰不行！」姬老英雄正待躍下怪石，返回朝元石上，聽見如癡禪師這麼的說，遂亦充響答道：「拳脚兵器隨你大和尚的便，俺姓姬的決定不能含糊，你就是擺上刀山劍樹，姬某人既來了，也自當一一承教！」

蹤

俠

山

荒

雲子揚見如癡和尚羞惱成怒，恨不一口水將姬隆風平吞，當沒待他把話說畢，便向姬隆風含笑說道：「師兄已然較量過了，這種凶惡狂妄之徒，不值與他計較，你且上去歇息，讓兄弟也來領教領教這位同門高僧！」雲飛把姬老師勸走，復向鐵面佛含笑說道：「老師父是佛門中的弟子，身受沙門六戒的僧人，爲甚這般嗔怒？今天邀俺等前來較量內功，你竟設下這種惡毒的埋伏，這豈是佛門弟子所應爲的麼？你這種強梁兇惡的人，比綠林盜匪還惡着十分。可惜你還是十八羅

漢中的魁首，少林門中的高僧！你這種行爲，難道少林寺的十戒律就讓你這麼橫行？我雲飛也忝列在少林派門下，今天我要管教管教本門中的敗類。」這位如癡禪師武功確實是少林派嫡傳，但不是少林寺門下弟子，他是浙江天台歸元寺存真長老的徒弟，這存真長老倒是福建大悲山少林寺的門徒，只爲存真長老性暴兇狠，逞強好勝，最不守本分的僧人，只爲犯了沙門戒律，被掌教方丈逐出門牆。這位存真長老離開大悲山就跑到浙江天台，不久便做了歸元寺住持，他就廣收門徒，這如癡和尚就是他的大弟子，存真長老坐化，歸元寺就由如癡僧掌管，如癡禪師武功已得乃師所能，稟性也是兇暴好強，所以有其師必有其徒，倚仗自己一身本領，揚言少林門下弟子橫行江湖，只爲兇暴無情，所以得着鐵面佛的綽號。雲飛認爲鐵面佛是少林門弟子，他想佛門中修行之士，僅僅憑徒弟煽惑之詞，竟設下這種惡毒機關，錯非師兄姬隆風功夫精純，豈不是喪命在這金剛石上，雲飛看到如癡僧這麼兇殘毒辣，心裏怒火萬丈，當就飛到金石剛上，要施展少林神拳，上跟鐵佛一拚生死。

#### 第四章 虎陀峯草上飛行鉄掌懲凶僧

如癡禪師聽到雲飛這番辱罵，他那裏受過這種羞辱。當時暴跳起來，一腔怒火，恨不得一掌將雲飛劈落巨石。他就怒目圓睜，大聲說道：「雲飛！你有多大本領，敢怎麼張狂來羞辱佛爺！

你不要命了吧！」暴喝着人已揉身而進，單掌向前一探，把掌式倏然一變，竟自駢食中二指向雲飛雙目點來，雲飛早已料到這鐵面佛要來拚命，身子早已撤後二步，把自己的門戶封住，靜候他發招過來，這時雲飛身軀往下一矮，只用左脚尖點地，身軀如同旋風般，猛然向左一翻身，身形已竟長起可是反轉到鐵面佛背後，左腳往起一提，金鷄獨立式立在巨石邊沿，右掌往外一探，「雲龍探爪」向鐵面佛的腦護穴擊來。鐵面佛招術落空，突然覺得背後掌風擊來，不由暗吃一驚，竟有這麼快身法！慌忙往前一俯身，用「倒捲珠簾」式，斜着半翻身閃開這一掌，這時兩人各站在東西兩邊石沿盡頭，因這座石上面才已發動過埋伏，石面上已盡是很深的空洞，絕難施展身法，但是鐵面佛安心要和雲飛一拚生死。這時鐵面佛竟若凶神一般，一聲不響猛然雙足一點，直衝過來翻掌施招「白鶴亮翅」，雙掌向雲飛兩脅擊來。雲飛從左往右一恍身，好快的身形，已閃到石面中央，立刻兩臂一圈，展開少林三十六手神拳，如癡禪師也展開十八羅漢掌，兩下裏各展少林絕技，棋逢敵手，竟在這座金剛石上面狠鬥起來。果然這如癡禪師有真實的功夫，運用起來，一招一式，全帶着極大的威力。雲飛施展師門所學少林神拳，更是招招見功夫，拆解開：捲、打、擔、封、踢、彈、掃、掛、拿、劈、砍、鎖、三十六手絕招，這種少林獨祕神拳，施展出來，非常厲害，雲飛見鐵面佛功夫精純，且盡向自己致命下擊，這樣勁敵當前，那敢再存輕視之意，立刻把自己三十餘年一身所學完全施展出來。

二人直動手到四十個照面，依然不分勝敗，兩下裏就憑着二丈來寬的金剛石上面，展開身手，就仗着登峯造極的輕功，運用的居然不爲滿裂石縫所制住，這兩位少林派健者，功力火候相敵，各展獨有絕技，各自安着除掉敵手之心，爾下裏盡下煞手，誰如稍一疎神誰就毀在這巨石上。如癡禪師這時心神浮燥起來，立刻顯着招術運用不能趁心如意，鐵面佛眼看要毀在雲飛神拳下，他慌忙把全神貫住，立時把手底下功夫一緊，招術竟自變化爲少林內家綿掌，他這種掌力出來，非常厲害，只要被他打中一掌，就休想活命。雲飛心裏也是一驚，立時也把招術轉變，展開少林派三十六路擒拿法，他這種擒拿手名震武林，手法實有驚人獨到之處，這時雲飛展開擒拿手，真是重如泰山，輕如鴻毛，躡高縱矮，捷如飛鳥，起落進退，翩若驚鴻。這時鐵面佛正用了手「鐵鎖橫舟」，斜着身軀右掌劈出去，這一招用的是虛實莫測，故意的把招術用的顯出輕浮來，雲飛也是少林名手，看出鐵面佛這一招是虛招，知是實中虛，虛中實的打法，只要自己用掌往下封，他就要變出現掌。雲飛識得他這是誘招，如何會上他的當，立時身形往右一斜，左掌微往下一沉，也是用虛式，掌往鐵面佛脈門切去，但是只一作勢，猛然往後一撤步，雙足一點，氣納丹田，騰的凌空而起，身軀拔起一丈三四高，順勢將右足往後一彈，全身好比一條游龍，剎那間，落在鐵面佛的身後，用「枯樹盤根」少林彈腿招術，飛起右腳向鐵面佛下盤掃去。

當時鐵面佛見到雲飛的輕功提縱術，竟有這等造詣，身手輕靈矯健，不在姬隆風之下，鐵面

## 荒 山 俠 蹤

佛不由暗暗焦急。雲飛彈腿掃來，鐵面佛驚着心躲閃，避開雲飛的掃彈腿，立時欺身施招，雙掌一翻向雲飛的雙肩擊去。這是一種拚命的絕招，雲飛驟的冷笑一聲，當時飛腿落空，腰身還沒有直起來，見鐵面佛雙掌擊來，遂雙腿借勢一曲，施展開「鋪地十景」彈腿招術，閃開了鐵面佛的雙掌，彈腿直奔鐵面佛下盤掃去。鐵面佛雙掌落空，他是盡命的撤出掌來，勢疾力大，再想收勢是不容易，當時危機緊迫，只要稍一含糊，就被雲飛彈腿掃着，鐵面佛於這危機一髮，瞬息間竟自往下猛一坐力，運丹田之氣「嘿」的一聲怒吼，身形往回下坐回來，雙掌往外一穿，雙足點地，一個「玉蟒翻身」，身軀往後翻了過去，人已到正面盡頭，接着一擰身躍到第八座巨石上面。雲飛當時在冷不防之下施展少林彈腿，竟被鐵面佛以小巧之術逃避到對面石上，知道只要被他避開這座金剛石，再想勝他只怕不易了，自己明知他在這幾座金剛石上面滿佈埋伏，這次他這一逃避定要用機關來毀個人，但自己是已成了名的俠義道，在這勝敗未分之際，若是知難而退，豈不太自貶身價！雲飛思索間正要追縱過去，只見鐵面佛立在第八座巨石上道：「你的武功技擊，果然是已到了爐火純青之候，酒家乃是後學末流，焉能比得起你這位同門先進，不過我還佈有幾座機關埋伏，你敢來闖一闖麼？」雲飛見他設下埋伏竟還有臉來叫陣，不由怒氣填胸，憤然說道：「大和尚絕技驚人，能够運用心機廣設埋伏，俺雲某是討教而來，縱然設下天羅地網，也要闖的了，大和尚施展你的本領吧！儘管發動機簧射出暗器刀槍，雲某來討教了。」雲飛話未畢，人已

湧身而起，施當「燕子飛雲縱」輕功絕技，飛縱過去，凌空氣納丹田，雙掌外翻，用內家掌法向鐵面當頭劈去。

鐵面佛如癡禪師安心想把雲飛等人置之死地，在這第八座金剛石，和第九第十座三座金剛石上面，全是埋伏着「張羅捕雀」「遊絲擊蝶」的機關，每座的石面上滿是陷坑，陷坑裏面盡裝着刀叉利刃，鈎槍彈弩，石面上每隔二尺裝着機鈕，只要稍觸動一處機鈕，全座埋伏就完全發動，所有刀叉等兵刃便如泉水般射出，任你怎樣身手俐落，絕難倖免，所以這三座埋伏，比那第七座還要歹毒。當時鐵面佛見雲飛縱身過來，認爲他決可死定了，所以雲飛凌空雙掌擊來，他沒有還招，立時從生剋的地方飛縱過去，他想竄到那沒有埋伏的第十一座金剛石，爲的是避免波及自身。當時雲飛雙掌向鐵面佛擊去，見他迴身閃開，就輕登巧縱的一直奔去，更見到他縱躍過去每一縱身的距離，全是有律遠近，心中矍然省動，明白恩師陸筱莊叫楊二虎轉達示警之意，他老人家示警說：從「怒蜂破遊絲」上面着手，這原是我們少林派走梅花籤的一種輕功絕技，雲飛想到這，不覺暗喜，當時雲飛這種思索不過剎那間，同時人已落到第八座巨石的東首邊沿，立時提丹田之氣，抱元守一，雙肩微幌，展開「怒蜂破遊絲」絕頂輕功，向鐵面佛跟蹤縱去。這種絕技講究捷如飛鳥，輕如絮綿，全憑巧妙身形，輕功提縱術若未得個中三昧，絕難施展這種絕技，雲飛跟神拳陸筱莊二十年的修練，已盡得少林絕技中精奧，當時雲飛施展開怒蜂破遊絲的絕技，真是



恰如蜜蜂，輕點巧縱，倏左倏右，起落無聲，轉眼間，已追上了鐵面佛的身形。

當時鐵面佛見雲飛跟蹤追到，不禁大驚，他竟不知雲飛如何的闖過埋伏來。這時雲飛跟蹤鐵面佛到第十一座金剛石上，見鐵面佛面現驚惶之色，愕着神立着，遂也停住身形，拱手含笑說道：「大和尚怎麼還不發動機關呢，難道還祕而不肯賜教吧？」如癡禪師自知這種勁敵，自己絕不是敵手，到這時候，就該知難而退，認敗服輸，化嫌怨言歸於好，不意他竟羞惱成怒，心火愈熾，當時鐵面佛雙目圓睜道：「姓雲的休要張狂，今天和你不分出生死來，咱們不能算完，俺鐵面佛不用機關埋伏，也能與你賭命一拚，雲飛！咱們到下面草地上再去比劃比劃！」說到這裏，湧身向巨石下縱去，趕到雲飛躍下金剛石，對面朝元石上忽然輕飄飄飛下一人來，雲飛落到草坪上，見是草上飛行韓如冰，只見韓如冰手拂銀髻，抱拳向鐵面佛道：「如癡師父，你上次光顧白狼堡，給我老頭子留下書柬，約在虎陀峯上賜教，今夜姬雲兩位老師已蒙賜教，承示許多新奇絕技，如今，只剩俺韓如冰一人，還沒和你過招領教，再說我是你請的正頭客人，他二位無非來作陪賓，幾會見陪客上了席面，正式佳賓還在一邊涼着！這豈是沒有的事！」

如癡禪師原想和雲飛較量兵刃，拚個強存弱死，不意自己人方落地，草上飛行韓如冰跟着落到自己跟前，今竟說出這番損人的話，要和自己比劃，不禁暗暗生氣，遂向韓如冰道：「韓大俠！你和俺這世外之人，沒有什麼梁子，咱們何必要較量功夫？說到那夜留柬相邀的事，意思是請

你轉達姬雲兩位來這虎陀峯朝一朝面，將彼此的嫌怨解釋解釋，不期姬雲兩位老師父，倚恃個人一身本領，非要和俺較量不可，如今，他兩位果然絕技驚人，闖過了俺的機關埋伏，只是他兩人狂妄太甚，今夜俺不和他二人分出生死來，決不算完，你現在橫闖出來攔阻，莫非趁趁平原打虎，落井投石，要和酒家一賭勝負不成？」鐵面佛說到這，瞥見雲飛立在左側文來遠，含笑向自己看着，便接着向韓如冰道：「韓大俠！酒家話已言明，我要和那位狂傲無人的同門人，再見個高下」，鐵面佛說完話，正想向雲飛走去，那知這位草上飛行鬼見愁韓如冰大俠，迴身一恍，攔住了鐵面佛的門面，勃然變色道：「你這和尚太不講情理，你留柬相邀既有我這老頭兒之名，怎麼反說我什麼打虎投石的話？今夜我既來到虎陀峯上，多少要領教幾招，大和尚！不要瞧不起我老頭兒，我老頭兒雖沒有你大和尚功夫純，也曾練過幾年功夫，大和尚賜招吧！」鐵面佛聽韓如冰這幾句話，心裏雖然生氣，但一心想跟雲飛一拚強弱，一時不便發作，遂強抑氣忿冷然道：「韓大俠一身絕技，威震江湖！關裏關外的江湖道上，端的名高北斗，誰人不知！老酒景仰且不遑，怎麼會瞧不起你哩！只是你這樣成名的俠義道，今夜何苦和酒家過意不去！」

草上飛行韓如冰見到鐵面佛僅僅爲了門徒單面譟惑之詞，竟佈置下這須多歹毒埋伏，要置之咱們三人死地，這種心腸要比下五門的綠林道還要毒，當時姬隆風如功夫稍差點，早已喪命在那金剛石上，雲飛那手少林獨得之祕的輕功，火候如稍差點，焉有他的命在。韓如冰見到這個佛門

子弟竟這麼兇暴嗜殺，早已怒火中燒，所以趕到鐵面佛飛落金剛石，這位俠心義胆的韓如冰也跟着飛落朝元石。韓如冰是安心懲治他一番，這時聽鐵面佛這般說，嘿嘿冷笑一聲道：「就算是跟你過意不去吧，我鬼見愁今天還要請你這鐵面佛入地成佛哩！」鐵面佛這次可不能忍受，忿然向草上飛行道：「姓韓的不用責狂！難道我鐵面佛怕你不成？既要較量，放招過來吧！」說到這裏，把身形往下微矮，腳站子午椿，怒目圓睜瞧着韓如冰，躍躍欲試。

荒 韓如冰這時跟鐵面佛站了個正對面，把兩手往下一放，兩臂下垂，沉肩下氣，這種樣子眼看是不開門不立式，實則這是太極崗的起式，這是動靜之機，萬物由此起始，由此歸根，韓如冰本着本門的拳戒，彼不動己不動，彼一動己先動，靜以制動，以逸待勞。韓如冰這時見到鐵面佛立好羅漢門的門戶，滿面殺氣，虎視個人，心中十分好氣，從鼻孔中哼了一聲，冷笑道：「我老頭子沒有練過當先開招的招術，大和尚，你要認爲我老頭子是個人，請你先進招吧！」鐵面佛一聽暗說句，這倒好，罵人不帶髒字！跟着看出韓如冰是太極門立式，遂喝聲：「好個太極名家，竟是動口罵人，今俺就算不是人吧！」喝聲中人已欺敵前進，左掌往外一穿，猛然奔韓如冰右脅擊來，韓如冰認出他施的是十八羅手中的第四手「金豹露爪」，知道這一掌若被打着得當場喪命，當時韓如冰微一幌身，閃開他的左掌，身形已到他的右側，雙肩一沉，右手從自己胸前向上一翻向鐵面佛腰間磕去，這一掌是太極盡陰陽掌，但是韓如冰用的是虛招，跟着就撤掌抬手，翻掌向

他的「雲台穴」切去，這是他自己訓練出來的，神鷹鋼爪，這是一種鷹爪力，掌力所觸多堅硬木頭，立刻是一把木屑，若是敵人有橫練的功夫，休想逃得出他的掌力，點穴手更爲他人所不及，認穴極準，指力也極重，所以若不是遇着兇惡之徒，輕易不施展這兩種絕技，這次見到如癡禪師心黑功夫純，所以施展出這種神鷹鋼爪來對付這位如癡禪師。這位草上飛行鬼見愁韓如冰大俠施展出獨祕鐵掌，如癡禪師武功雖已得少林武術真傳，十八羅漢手功夫超塵絕俗，但是遇到這種勁敵，立刻顯出相形見拙來，當時鐵面佛認出這種掌力厲害，趕忙右足向後一塌，向前一俯身，一集個「鶴子翻身」，右掌向上一穿「葉底偷桃」向韓如冰左腋砍來，韓如冰一斜身閃開他這一掌，第一個「浮游戲水」往左一悠，立刻閃到他身後，口中喝聲：「你還往那裏走！」喝聲中，駢指三向他左首太陽穴點到，鐵面佛這時任是一身驚人絕技，也難逃出手去，他雖則向右斜身閃開太陽穴，但韓如冰招術變化靈活，右掌一沉，搭着鐵面佛的「肩井穴」，五指微一加勁！堅如鋼爪的手指，已入骨三分，任你鐵面佛內功精湛，也難忍這一掌，立刻右半身麻木，雙掌使不出招來，兀自不能動轉，但是鐵面佛心中明白，知是被點上軟麻穴，且是神功一把抓的絕技，趕忙暗運神功內力，希望將韓如冰鋼爪彈脫。當時韓如冰微微一笑，右臂稍一使勁，鐵面佛就擰眉蹙目，承受不住了，臉色一陣白，一陣青，苦笑着道：「韓大俠！請你高抬貴手，給俺稍留一點面子！」

草上飛行韓如冰原本不打算要他的命，無非是懲治懲治他的兇殘，如今見他滿頭流汗，額眼

筋浮，心內一陣慈悲，便向鐵面佛道：「大和尚！你是一個佛門子弟，武術正宗的少林派僧人！你竟不究是非，僅聽門徒誦惑之詞，竟忍心佈置下歹毒埋伏，安心要置我們三人死地！這種兇暴行爲，豈是你這佛門修行人所爲的嗎？老朽鼓痛惡就是你這類人！今夜要不是可惜你這一身功夫，早把你廢掉了，今只要你能儼然改過已往之非，我決不趕情殺絕，我們俠義道，最重的與人自新之路，今你既叫留點面子，那麼對於寧安城內的案子，白狼堡內的糾紛，你得趁早表白表白！」

如癡禪師仗着內功，強持身軀，但這時時已歷久，他雖有一身軟硬功夫護身，也够受的，今更痛澈肺腑，身已遍體發顫，只有堆着苦笑懇求道：「你大俠是位成名的俠義道，咱們全是江湖道中人，得容人處且容人，從此我和尙痛改前非，迴心向善，對於姬雲兩位老師父，再有一毫惡意，叫俺鐵面佛立遭顯戮，如今慢說寧安府內血案，白狼堡的糾紛，俺從今後不再過問，就是劣徒亦要叫他離開關東，與俺同返天台山歸元寺。」草上飛行見他設下重誓，意出至誠，信他不致於再行反覆，正擬再行叮囑幾句，見黑心姜德寶謝大剛牛春生匪徒，全翻下朝元石來，也來替鐵面佛求說。這時姬隆風楊二虎葉錦堂三人，也早翻下朝元石來，鐵面佛當時見這一班人，心內羞愧萬分。

雲飛姬隆風等人立在鐵面佛側面，見到鐵面佛這種狼狽情形，全是十分不忍，不禁點頭嘆息

，當時雲飛向草上飛行道：「韓大哥！這位如癡師父既然能頓改前非，迷途如返，我們行俠作義的人，放他一條自新之路吧！」韓如冰說了個「好」字，右掌一舒鬆開五支鋼指，向鐵面佛冷笑道：「你今後爲善爲惡，任你的方寸之心吧，你只要再逞兇縱任心橫行，老朽自有找你的法子，你須知道我這鬼見愁的綽號的意義就是了。」說到這，面色一整，神威逼人。隨即把他的右臂跟右足的「調氣穴」舒掌輕輕一點，鐵面佛立刻肩頭如釋重壓，癱瘓已有一個時辰的右半身的血液，頓覺入江之水，急流貫通，想到韓如冰這種神功一把抓的絕技，實非等閑可比，心中不由暗暗惘服。可是鐵面佛天生來的兇暴嗜殺，逞強好勝的人，怎能走自新正道之路，雖是他這時設誓從善，但他心裏正把韓如冰恨得入骨，安心要報今夜的恥辱，後來竟又掀起無限風波，這時後話不題。

草上飛行韓如冰等人全是俠心義胆，豪爽慷慨之士，見到如癡禪師這樣從善如流，說出此種重誓，絕不起絲毫疑忌之心。當時姬隆風向鐵面佛婉言道：「只要你能够覺悟以往之非，從此皈依善門，佛經上說的是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一念之善即達彼岸，照你的一身武功，作點錫強扶弱，爲民造福的義事，不難立身揚名，從今後，希望你好自爲之吧！」鐵面佛一聽，當又謙虛了幾句，便又請韓如冰等五人，讓到朝元石上，重再羅列盃盤喝酒。當時鐵面佛更吩咐姜德寶在衆人跟前，教小白山大小頭目，叫來幾個，令他們轉示所有弟兄，從此賣刀鬻劍，各自歸農，別再

荒

山

俠

蹤

作綠林生涯，更勸告謝大剛牛春生兩人，也請棄掉綠林生涯，在務農墾荒上謀生活。韓如冰對於他們開山立櫃的事，倒不甚反對，遂含笑向謝牛兩人道：「綠林線上這飯，並非絕對不能噉用，只要不燒殺不擄掠，不作傷天害理的事，去向那一班貪官污吏，惡霸土豪，或是剝削平民的肥商奸賈，稍稍取掠一下，即够一年半載生活了。這樣不但懲戒奸婪，教他們懸崖勒馬，亟圖反省，並可教被壓迫的人民景仰！倘若不辨善惡，一味的打家劫舍，騷擾居民，那就是不對了，綠林聲威也跟着墮地，諸位在關東道上，俱是有名有聲人物，不知老朽所說的話，可是合理不合？」

如癡禪師這時是從善如流，自然滿口贊成，謝大剛牛春生兩人亦唯唯稱是，這時如癡禪師又令姜德實把小白山的瑣事，完全交給謝牛兩人處理，並叫姜德實立時回到寨內去收拾一包袱，在五更前後啓程，返回天台山歸元寺，從此要閉門潛修武功技擊。韓大俠見他們能如此噉然改悔，結束了畢生事業，心內倒有點不安了，遂向如癡禪師徒說了許多勉勵的話，教他師徒不要把今夜之事，介懷於心。他們這樣談說了片時，天光已現肚白，姜德實這時收拾一包袱，又來朝元石上，如癡禪師便向韓如冰等五人和謝牛等人告辭，韓大俠看他返山志堅，無可挽回，便與姬雲二人送程幾步，跟着來與謝大剛牛春生告別，五人遂跨上坐騎，返回白狼堡。

草上飛行韓如冰等五人進入堡子城，楊龍雲迎接入內，說自他們踐約赴會去虎陀峯後，堡子城內闖進幾個匪徒，正是小白山的飛蛾曹興，夜虎子白青山，和余彪趙勝等頭目，幸虧雲飛事先

料到，盤子中已有準備，並得穆春霆大顯絕技，遂將衆匪趕走，絲毫沒有受到損害，草上飛行也將虎陀峯上比劃情形述說明白，楊龍雲自然大喜，遂在興武堂排設筵席，給韓大俠等慶賀。本期正在飲酒談笑之間，忽然從堂外奔進一人來，雲飛姬隆風二人一見大吃一驚，趕情這人頭上和左臂，滿滿包紮着白布，且有殷殷血漬露在外面，神情是十分狼狽，原來奔進來的人，正是乃喀蘭寨的首領趙元龍，所以姬雲兩人一見，吓了一大跳，知道喀蘭寨出了事。果然喀蘭寨已被寧安城的虎狼官兵，縱火焚毀，首領趙元龍從九死一生中逃得性命，以及血戰九環灣，羣雄夜走思鄉嶺等情節，場面火熾緊張，請看第七集。

（第六集終）



朱貞木先生最新傑作

# 苗疆風雲

是書描寫的，苗事  
南化情，的寫風  
土人異，猛，苗  
跡奇凶，躍，紙  
人出的如令，人  
敘殊令躍，人  
上，駭令躍，人  
驚，面，十魄，緊，  
場，面，十魄，緊，  
張，面，十魄，緊，  
生寫的，花妙先  
筆不，可擊，實  
為不，可擊，實  
中之，可擊，實  
之體，可擊，實  
四冊，可擊，實  
出書，可擊，實  
者注，可擊，實  
！請讀



## 版權所有

一九五一年三月初版

荒山俠蹤 第六集 四千五百元

著作者 鄭證因

出版者 正華書局

發行者 正華書店

上海惠民路四一九弄八九號

經售處

正氣書局	勵力出版社	廣藝書局	匯文書局	協和書店
元昌書局	育才書局	建文書局	民生書局	民生書局

及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



45